

1

美 歐
刊叢說小家名
一 之

MG
1565.4

國 法

10 集作傑說小家名

12

下 卷

譯 蔚 文 鮑



3 1761 1836 6

海 上

局 書 新 北

1 9 2 7

法國名家小說傑作集卷下

目 錄

兩所客店(杜 德).....	一
Boule de Suif(莫泊桑).....	一
背囊(尤斯孟).....	九三
仇臺總督(法郎士).....	一四三
都耳的一雙愛人(白 蕾).....	一六七
一對結髮夫妻(蒲萊伏斯).....	一八三
一對老夫婦(陸蒂).....	一九三
還家(菲伯立).....	二〇五

兩所客店

杜德 Alphonse Daudet 著

在七月中某一天的午後我從納劍歸來。酷熱低低地壓罩著大地。白熱的大道向前引伸，直伸至目力不及的地處，那是一條塵埃滿佈的道路，臥在橄欖林和櫟樹林的圍地間，臥在金輝四射的太陽下，沒有一塊樹蔭，沒有一絲風息。只覺得燥熱的空氣在振盪着，遠處揚起草蟲尖銳的鳴聲，一種急迫的，癡狂的音樂，好像就是那無際的振盪的回響。我已經在這沙漠中走了兩點鐘了；突然有一片白色的房子在我面前現出來，和追上塵土的顏色相襯而更顯。這就是所謂聖維桑的換馬處：五六家農舍，紅屋脊的長倉房，和一條乾了的水槽；在枯樵的

無花果的矮林中，那小村落的邊界上有兩所大客店，靜立在街的兩旁彼此對望着。

這兩所客店極貼近，但其中却有一種奇怪的反襯。大道的那一邊，是一所高大的新建築，儘是熱鬧，生動的氣像，門都敞着，門前停著驛車，汗氣蒸騰的馬已卸下了縛頭，遠客們在短狹的牆陰覆着的大道旁酣飲。庭院裏擠滿了騾馬和車輛；車夫都在柵下躺著，候那夜間的涼氣；屋裏溢出狂暴的呼號，咀咒。酒杯在叮噹地相碰，拳頭在亂擊着桌子，瓶塞不息地砰登，台球在混着。還有一種愉快的，清晚的歌聲超出一切雜喧之上，唱得窗戶都顫動：

美麗的小瑪葛汀

和明媚的清晨同醒了，

手提燦爛的銀瓶

輕盈地走向井邊去了，

對面的客店呢，靜悄悄地好像是沒有人住。大門前亂草叢生，百葉窗扇都已破碎，一株脫皮的冬青樹枝橫懸在門上，猶如一束用舊了的帽羽，門階上鋪着大道傍挪來的石塊。牠已是這樣的衰殘，這樣的可憐了，如還有人在此停留，索飲一杯，只是一種慈善的舉動罷了。

進門來一看，是一間狹長的房子，荒涼而慘淡，從三個沒有簾子的窗口中透入些微光，使得屋子越顯得荒涼難堪，幾張癩皮的棹子，上面放著積滿灰塵的破玻璃杯，一張舊廢的球台，四隻小袋張着口像是想求乞一點恩施。一張黃色小榻和一張書桌，似乎都在那裏打瞌，帶著難堪的有病的神氣。呵，蒼蠅！好多的蒼蠅，無處不是，我從沒見過這麼許多，一團團地集在天花板上，爬在窗戶上，藏在杯子裏。我推開門時，只聽見一陣嘎嘎嗡嗡的翅子聲，好像是進了一個蜂房。

在這房子盡頭，窗戶的回處，有一個婦人緊靠窗子站著，眼睛茫然地向外邊張望：我叫了她兩聲：

「噲！女店主呵！」

她纔慢慢地轉過身來，於是我眼前現出一個衰老的農婦，繃痕滿面，容色灰暗，她戴着破的花邊縫的長帽緣，和我們鄰家的婦人所戴的一個樣子。雖然她並不是一個老婦，但重重的悲哀使她完全萎敗下來了。

「你要什麼？」她擦了一擦眼睛說道。

「想在這里息息，還想喝一杯酒。」

她驚愕地注視著我，還是立著不動，像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這不是一所客店麼？」

婦人長嘆了一聲。

『如果你以爲不錯，就算是一所客店罷。但是爲什麼你和大家一樣到對過去呢？那里纔熱鬧呵。』

『我受不了這樣的熱鬧，我願意到這邊里來靜憩一回。』
也不等她的答覆，我就在一張桌子旁邊坐下。

看出了我說的是實話，於是這女店主纔顯出忙碌的樣子。她來回走動，打開門，搬過酒瓶，擦淨杯子，一面竭力想驅散那成羣的蒼蠅。今天來了一位客人，顯然是一件鄭重的事情。這憂傷的老女人不時停步，手摸著頭，像是爲難於供應周全，而很覺失望的樣子。

她走進後面的屋裏去，我聽到她的大鑰匙在搖動作響，聽到她在摸索鎖孔，在開麵包箱，在洗拭盤子，時時傳來沉痛的悲歎和掩抑的抽噎。

這樣經過了一刻鐘，我面前有了一盤葡萄乾，一塊坡喀爾的乾麵

包，和石頭一般地硬，還有一瓶新製出來的酸酒。

『替你預備好了，』這古怪的老婦說，她立刻又回到窗口去了。我一面喝酒，一面就想些話來和她扳談。

『可憐的女店主呵，不常有人到你這裏來罷？』

『呵，不！從沒有一個客人，先生，現在只有你我倆人在此相對，比起從前真差得遠了。我們這里本是換馬的處所，野鴨季裏還要替打獵的人們預備晚餐，終年有車馬在這里停留往來。但是，自從我們鄰人的舖子開張以後，就什麼都完了。客人都跑到對面去，覺得這里太無趣味。實在呢，這屋子裏確乎沒有一點兒快樂處。我既長得不好看，一向又害著熱病，我的兩個小女孩也都死了。對面店裏可大不同，他們終日地歡笑。有一個從阿萊那裏來的女人——一個美貌的女人，衣上鑲着好看的花邊，三串金珠環挂在項上——在看管店房。驛

車上的車夫就是她的情人；所以把車子趕到那邊去。她又雇了幾個輕賤的女孩做使女，怎能不得顧客的歡心？她把從彼穌斯，萊特桑，和約葛勒等處來的少年都勾引了去。車夫們不惜繞着遠道在她的門前經過，但是我呢，終日看不見一個靈魂，只淒涼地在此守着，心兒一片片地破碎。」

她迷惘地，冷冷地把這番情形述說，她的前額還緊緊地壓著玻璃，顯然是由於對過店裏的事情能引她的注意。

突然間，大道的那邊起了一陣擾動。驛馬軋著塵灰向前移動了。我聽得鞭聲在空中爆裂，御者的角聲嗚嗚，跑到門外的女孩們都喊道：

『再會呵！再會！』那里又發出一種宏亮的歌聲，壓下了別的聲音，就是我剛纔所聽見過的，

她手提燦爛的銀瓶，
輕盈地來向井邊，
遠處有三個兵士走近

這時她還沒有看見。

這歌聲飄來，使女店主聽了渾身戰抖。她回過身來對我說道：

「你聽見沒有？那就是我的丈夫，唱得好麼？」

我茫然望着她。

「什麼？你的丈夫？你說他也上那邊去了麼？」

她臉上現出傷心的神情，但又柔聲答道：

你怎能猜想得着呢？男人都是這樣的，他們不願看人對他悲苦；我自從兩個女孩死後朝夕只是悲泣。這所屋裏充滿了憂鬱和苦痛，自然更沒有人肯來了。他受不了這樣的煩悶，我可憐的約瑟就跑過大道

去喝酒了。爲他有一口好嗓子，那阿萊的女人就教他歌唱，聽阿！他又在那邊唱了。」

她僵直地站着，神魂恍惚，抖着，兩手伸張，淚珠顆顆地從頰上滾下，她越顯得難看了。她在靜聽她的丈夫和阿萊的女人合唱：

「第一個人問她說道

「好呵，我美貌的可人？」」

Boule de Suif

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著

城裏接連幾天過著敗兵。不是有紀律的隊伍，是成羣的雜亂的人衆，領部長著長而不潔的鬍鬚，穿著破碎的軍服，沒精打采地走著，沒有旗旂，也沒有首領。臉上都顯出困憊和勞憊，再無籌思或策劃的餘力，只是身不由己地向前走走走；一聲站定，便都疲憊地倒在地上。其中有許多是應徵而來的人民，原都是安居樂業的溫和的平民，來福鎗的重量幾乎壓折了他們底腰；還有許多年青活潑的義勇隊，滿腔俠義而又膽小善驚，最熱心戰鬥，也最擅長向後轉逃跑；中間夾著一小伍紅軍袴的國軍，是惡戰後全師慘敗的一部殘餘；嚴肅的砲隊雜著不

成樣的步兵；內中還零零落落地看得見騎兵頭上的發亮的頭盔，他坐馬已經失了，笨重的馬靴累得他趕不上步兵底輕快的步子。

名號震耳的非正式軍隊——『復仇軍』，『墳中氓』，『視死如歸』——接連地經過了，好像一陣陣的土匪。

他們底首領，從前是衣莊老板，糧食販子，燻燭商或肥皂商——環境逼成的戰士，唇上的髭鬚和袋裏的金錢揀拔出來的軍官——滿身披掛著軍械法蘭絨和金繡子，神氣活現地談著，討論作戰的策略，彷彿垂斃的法蘭西底命運全都在他們肩頭上一樣，實際上他們見自己的部下還害怕——這些痞類往往能異乎尋常的勇敢，不過要奸淫擄掠就是了。

謠言傳來，說普魯士人快要到盧安了。

國防隊的隊員們，在這兩個月中他們曾經慎密地搜索過附近的森

林，偶爾射擊射擊他們自己的哨兵，草莽中鬼兒竄竄地一動，立刻伏倒預備作戰，現在可都歸了他們底家了。他們底槍械，軍裝，和種種殺人的器具，他們所用以驚擾入里週圍的大道上的路碑的東西，一時都奇快地消聲匿跡了。

法軍的最後一個兵也已經渡過了賽茵河，從聖塞佛爾與蒲爾亞，向彭姆德樸退却。跟在他們後面的就是那位喪師的將軍，賸下些殘部已無可作爲，眼看著從前百戰百勝的強國現在一敗塗地，悶悶地在兩個待衛的中間走着。

全城入了深沉的悄靜，入了使人悸戰的寂靜的恐怖。城中圓腹大肚的居民，多年的營生已經磨盡了他們的血氣，正焦急地在等候戰勝者的來到，心中在擔憂他底炙肉鐵箸和厨下的菜刀怕要被當武器看待。

生活似乎停頓了；舖子閉上門，街上沒有行人。除非偶爾有一兩個居民，脅於岑寂底威力，在牆陰中迅疾地竄過去。遲延的焦疑使人盼望敵人的早到。

法軍經過那天底下，城裏又急促地奔過一羣韃靼鄉勇，沒人知道是從何處來的，再停一忽，便見黑黑的大隊從喀激林山上偃地而來，同時達納督耳和蒲野革洛姆兩條大道上也發現了追擊的軍隊。三方隊伍的先鋒恰恰同時達到維耳飯店前的市場。於是德國軍隊湧入了全城的街道，兵士們整齊有力的步伐震得馬路作響。

異方不可解的含混的喉音向着狀如死絕而荒棄的民房底窗口發着號令；同時躲在緊閉的窗扇後的迫切的視線正在覷着這些戰勝者——戰爭的權利使他們成了全城生命和財產的主宰。居民們在晦暗的室中，受着極大的恐怖底壓迫，猶如人力所不能禦的洪水或猛烈的地震

發生後那種恐怖一樣。因為每逢事物底已定的程序全盤推翻，沒有了安全的擔保，一切平時法律和自然所保障的權利都要聽命於無理而野蠻的武力的時候，必定有這樣的恐怖發生。地震能把整個兒國家壓碎在傾場的屋宇下；洪水能把溺斃的屍首，雜着死牛死馬，和傾場的房屋上裂下的碎椽零柱，一股腦兒旋入了無底的深渦；軍隊則以屠殺爲自衛而戰的人們作光榮，沒死的便捉來做俘虜，仗了刀鎗底威名快意地劫掠，多謝上帝和如雷的礮聲——凡此種種可怖的劫難，足以毀壞我們對於永存的公理的信仰，足以毀壞我們對於天命和人底理智所給與的保障的依托。

小隊的兵士見門便敲，隨即沒入屋裏去了；因爲敗國的人民知道對他們底勝敵禮貌是少不得的。

過了一回，初次的驚惶已退，又回復了寧靜。在許多居民的家中

普魯士軍官已經和家族同在一桌上進餐。軍官底態度多還不差，而且爲禮貌起見，常表示他個人對於法蘭西的同情，和他自己不得不加入戰爭的憎厭，這種意見當然是受著居民感激的歡迎了；況且，將來說不定那一天，他底保護是用得着的呵。用了外交的手腕，我們家中駐紮的人數就可以逐漸減少的；既然我們的命運全都在這人底掌中，我們怎能惹他底仇恨呢？這種行動勇敢的意味含得少而悍笨的意味含得多。而且悍笨已經不是盧安居民底短處，不像從前的盧安以義勇聞名的時代一樣了。最末了——國際禮貌底根本理由——盧安人互相告訴說，只要沒有正式禁止和外國人親善的命令，在自己家裏原是應該客氣的呵。所以在大門外居民和兵士各不相識；但是在屋裏面兩下竟可以隨意交談，於是晚上德國人留在那好客的爐邊取暖的時間就一天比一天地長起來了。

甚至城市的本身也漸漸回復了牠平日的景象。法蘭西人還不大到外面來走動，不過街道上滿擠着普魯士底兵士。那藍色驃騎隊底幾位指揮官，雖然他們腰間殺人的利器在路上傲慢地拽着，但比起上年在這裏同一咖啡館中喝過酒的法蘭西馬隊司令，看待那單純的城裏人，似乎也不見得更傲慢多少。

但是空中彷彿有了什麼東西，奇怪而莫可名狀的一樣東西，難當的外國氣，像是一種刺鼻的氣味——侵佔的氣味。這種氣味浸透了私人的住宅，充滿了公共的場所，改變了食物底滋味，使人如身處焉且外，凶險野蠻的人類中一樣。

戰勝者專事收括，收括了許多金錢。居民們有求必應，有的是錢；但是娜孟的商人越是發財，他看着不得不和他所有的東西分離，看着他底財物底一部不得不落到旁人手中去，也就越發難受。

但是近城六七里內，江水向克魯野賽，笛俾達爾，和擊薩爾流去的沿江一帶，船夫和漁人常常從水裏撈着德人底屍體，還穿着軍衣，受了小刀或木棒的擊殺，或大石砸碎了頭顱，或從橋上被推入了下面的河裏。河底裏的溼泥埋沒了這種——野蠻而合理的——無名的雪恥的舉動；這種青史不書的義勇；這種暗地襲擊比白天的交鋒更要危險十倍，而且還博不着一點豪俠的光輝。對外的仇視往往能鼓動少數狹陋的靈性爲一種主意冒險和犧牲。

後來，這些敵人雖然管轄城市極嚴厲，但是還沒有幹出那種道路傳聞的駭人的事跡，所以居民漸漸地壯了膽而且營業底逼促鼓舞了本地商人底勇氣。有幾個在漢佛爾做下了重大的買賣——漢佛爾這時還在法軍手中——想先從陸路到迪歐百，再從迪歐百搭船上漢佛爾。

經了新結識的幾個德軍官的運動，他們向總司令取得了出城的準

許。

一輛四匹馬的大車定下來擔任這次行程，十位坐客都先期簽了名。爲避免大衆的注目，他們決定在一個禮拜二早晨破曉之前出發。

地上凍得硬硬的已經好幾天；禮拜一下午三點鐘時，北面起了大黑雲，雪紛紛地落下來，一夜沒有間斷。

早晨四點半鐘旅客們在娜孟台飯店的院子裏取齊，在此地等着上車。

大家都還睜眼朦朧，裹在外套裏發抖。黑暗中只能模糊地互相看着，人人身上包着厚重的冬外套像是一羣穿着長袈裟的肥教士。有兩人互相認識了，又兜搭了一個第三人，於是三個人扳談起來。「我是把內人帶走的，」一個說。「我亦是。」「我亦這樣。」第一個又說：「我們不預備回盧安了，假使普魯士人到漢佛爾，我們就過海上英格

蘭去。『原來三個人是一樣的性格脾氣，他們底計劃正是不差毫釐。

馬還沒有裝置妥當。馬夫手裏的小燈時時從這門裏出現，立刻又在那門裏沒入；厩中泥糞和禾草上有馬蹄的躑躅聲，和屋裏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在對着馬說話，詫叱；一陣微微的玳玲報告馬已經裝好；玳玲即刻變成不斷的鏗鏘，隨着馬身的動止而忽高忽低，一回完全靜了，隨即又突然響動起來和着鐵蹄擲擊的聲音。

門忽然關上，各種聲音都沒了。十個人靜靜地候着，一動不動，凍得四肢發硬。

一層厚的發亮的白雪花不絕地向地上落着；掩沒了一切輪廓，在萬物上蓋了一件冰冷的白大氅。悄靜的冬寒的城裏聽不見一些聲息，除了落雪底空虛的無名的沙沙——說是聲音，毋寧說是一種感覺——這種渺微物質底輕柔的錯合，好像彌漫了一切的空間，掩蓋了整個地

球。

那人又提着燈出現了，拉着一匹懶洋洋的馬，分明是不願意出槽的神氣。馬夫將牠位置在車軛的旁邊，綁上皮帶，周圍端詳了一回，看裝得結實不結實，因為他只能用一隻手，那隻手要提着燈。當他去拉第二匹馬的時候，他看見了這班站着一動不動的旅客，已經渾身雪白，他說道，『爲什麼不進車裏去？這樣可以有個藏躲呵。』

大家竟沒有想到，於是就採納了他底意見。那三個人先叫他們底妻坐在車底最裏面，隨即自己也上了車；然後其他的幾個模糊的雪人，也一聲不響地爬進了餘下的空位。

車裏墊着稻草，人們底脚都沒在草裏。最裏邊的三位太太各帶着小銅腳爐，是用一種化學品做燃料的；她們把爐燃着，低聲談了一回這樣的方便旅具，重複地說着大家早已知道了的東西。

末了，因為怕道路難行，車前駕上了六匹馬，比原來多了兩匹，有一個聲音在車外問，『人到齊了麼？』車裏答道，『到齊了。』於是他們出發了。

車子慢慢地慢慢地動着蝸步；輪子沒在雪裏；車底全體格拉格拉地作響；馬的腿不時打滑，鼻孔噴着水汽；車夫底長鞭不絕地在空中拍拉拍拉地飛射，一回捲起，一回伸開，像是一條長蛇，這樣子打着馬底圓突的肚側，肚側一使勁便更見其圓突起來。

天色一步步向前進行。那時白的雪花——一位本地旅客說是像落絮——已經停止了。一道朦朧的天光透過厚重的烏雲，照得四野分外發亮，一片皓潔中，間或雜着一行戴霜的大樹，或一間被雪的小屋。

車箱裏旅客們在暗淡的晨光中互相希罕的望着。

靠裏面的右側，算是通車最講究的坐位，路野叔先生，大橋路酒

棧底老板，和他底太太在相對着打瞌。先生起先是一個酒商底書記，酒商失敗了，他接收了主人底營業，自己做買賣。他專賣極便宜的劣酒給四鄉的販子，是一個有名的刁蛋，一個真正的娜孟老，滿肚子是詭計，機詐；他底騙子的品格已成立了多年，在虛妄人口中，路野叔這個名字就是驅術的別稱。

路野叔尤其出名長於談諧——各式各種的笑謔，層出不窮；沒有人提到他底名字不要附帶一句：『他是一個怪人——這路野叔。』他是矮身材，突肚子，有一個留着兩道灰鬚的紅潤的臉。

他底妻是高大，強壯，果斷的女人，有一口響亮的喉音和一付堅強的態度，在營業的家庭中，她就代表那條理和計算的精神，而路野叔則用他底談諧使家中發生興趣。

他們底身旁，坐着氣象尊嚴的革雷拉馬東先生，他是階級較高，

頗有身分的一個人，棉業界大王，三個紡織廠底廠主，將軍府將軍，和衆議會議員。皇帝當權的時代，他是穩健反對派底領袖，目的是不過想自高身價，當他應該奮身擁護他底主張的時候；不過同時這種主張他又用『和平的武器』反對着，照他自己的說法。

革雷拉馬東太太比她底丈夫年青得多；她苗條而有風姿，生得嬌小，是駐紮在盧安城裏的善良軍官們底唯一安慰者。她面對着她丈夫坐着，捲在厚裘裏，悶悶地凝視着污損的車箱。

她底緊鄰，尤貝爾勃雷維耳伯爵和伯爵夫人是娜孟台最尊貴最古老的名族之一。伯爵已經有了年紀，態度極貴族氣，最愛用種種化裝增加他自己和法皇亨利第四的肖似。據他們家中所極引爲榮耀的一種傳說，亨利第四是勃雷維耳夫人的情人，是她女兒底生父——後來這位姑娘底丈夫承認了這件事，受了伯爵的榮銜，還做了一省的牧

長。

在衆議會中尤貝爾伯爵和革雷拉馬東先生是同僚，且是一部分阿倫（註一）派底領袖。他和囊德一家小店裏底女兒結婚這樁事始終是一件神秘。但是我們看了伯爵夫人底態度，她底出身也就無可懷疑；她底應酬如此圓到，有人說路易菲蓮伯底兒子曾經愛過她，所以一時王公貴人都爭着和她交歡；她底客廳是一方冠蓋會集的地點——那裏面還保存着古代俠情的餘風，涉足其間是不容易的。

勃雷維耳家實底的財產，據說每年出息就有五十萬法郎。

這六個人，佔了車子底最裏邊，就代表我們底社會——有產階級，服從宗教法律的良好民底強固而堅定的社會。

這幾位女太太剛巧都坐在一邊；伯爵夫人底身旁又坐着兩個姑子，捻着念珠，一刻不定地誦着祈禱和祝安。一個老的，滿面深深的

大麻，好像是當險中過一陣槍彈的樣子。還有一個則病態可憐，一個憔悴的嬌小臉孔，狹緊而薄弱的胸膛；產生歷代殉道和聖徒的吃人的信仰，斃傷了這位可憐的信女。

兩姑子的對面，坐着一男一女，是衆目所注的兩人。

男的——一個有名角色——叫嘉爾納德，是個民主主義者，像樣人底駭懼物。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他底大紅鬍子和家家共和咖啡館裏的酒葫蘆都發生過密切的關係，他得了弟兄伙伴們底協助，把他父親——多年的糖菓師——所留下的一筆可觀的財產揮霍個精光；現在他只耐性地等着共和國底來到，等着他從前用了無數革命的狂妄所爭來的應得的職位。九月四日——大概是受了愚弄的結果——他相信自己已被委了知事的職分；但是當他去接任的時候，掌管公務的書吏竟不承認他，他拗不過只得退讓了。在別端上他是個好人，又和氣又熱

心。他曾奮勇策劃過嚴密的守城方法。他吩咐把城外平地上掘了壕溝，斷下小樹，條條路上佈置了陷網；敵軍來到的一天，他覺得他底守備工作已經周到，就火速地跑回城裏來了。他想現在上漢佛爾去必定更有一番大大的作爲，那里大概不久也得掘戰壕了。

女的是娼妓一流人物。她這樣年青所少有的豐肥替她得了一個綽號叫“Boulu de Suif”（脂肪球）。短小，圓頰，胖得像一隻小豬；節節縮緊的肥手指，像是一根根的短臘腸；皮膚滑潤而有光澤；膨突的肚腹漲滿了她底胸衣。因爲她有討人喜歡的鮮明的姿色，頗稱動人，求歡於她的人還不在少數。她底兩頰好像是紅熟的蘋果，又像是將次開放的芍藥花苞；兩個烏黑的大眼，長而濃黑的睫毛蔽着深處的瞳子；她底嘴兒很小，紅熟而宜於接吻，裏面還嵌着兩行最小不過的潔白犀齒。

認出了她是誰之後，那三位尊嚴的太太頓時交頭接耳起來，而且『婊子』和『大眾的玷辱，』說得如此之響，使 Boule de Suif 抬起頭來。她強項而勇敢地看一看她底鄰伴，大家頓時靜了，低了眼睛，只有路野叔一人還希罕地瞧着她。

但是三位太太重興談話起來，有這個女子在這裏使她們突然互相感到親近，自然地發生了友誼，——幾乎可以說親切的團結，彷彿她們決定要以夫人的尊嚴聯合起來對抗這無恥的娼妓；因為結髮之愛對於牠底爛污兄弟往往是藐視的。

三個男人也因為有了嘉爾納德在前引動了他們頑固的本性而起了聯合。他們談的是金錢，都帶着輕視窮人的口氣。尤貝爾伯爵說他在普魯士人手裏受了多少損失，盜失的牛羊，和蹂躪了的稻禾；顯着貴人們曼不經心的神氣，表示出他有的是錢，這種損失一年之後就連覺

都不覺得了。韋雷拉馬東先生是棉業中最有經驗的人，他已先匯六萬法郎到英國，預備作他常逆料着的陰雨時的用度。路野叔呢，他已接洽妥當，把所有的存貨全賣給了法國軍需部，所以這時候國家欠着他一筆極大的款子，這筆款子他希望能在漢佛爾就可以領到。

三人親善地和氣地互相賒一賒。雖然社會的階級各各不同，但是金錢的同誼把他們聯合了起來——這個廣泛的團結中集合了一切的人，只要他們能隨意伸手入袋，就鏗鏘鏗鏘地發出金幣的聲音來。

車子走得如此之慢，到早上十點鐘還沒有走滿十二里路。有三次男子們都得下車來徒步過山。大家漸漸覺得不安起來，因為他們本想到囊特去吃中餐的，現在看去天黑還怕到不了。人人都正焦急地望着外面，看路旁有沒有什麼小旅館，這時車子忽然陷進了雪裏，費了兩點鐘工夫纔把牠拉了起來。

飢火漸漸增高，他們底興致就漸漸消沉；沒有旅館，不見店鋪，普魯士人底惠臨和飢困的法軍底輸運把一切買賣都駭走了。

男子們下車到路旁農舍裏去搜尋食物，但是麵包皮都找不着一塊；因為餓極了的兵士見東西就搶，駭得多疑的農人家家都把存糧藏了起來。

一點鐘時路野叔宣告他底胃裏真成了一個大洞，大家受着同樣的苦痛也已經好一回；中燒的餓火逐漸增加，停止了一切的閑談。

有人打了一個呵欠，第二人便跟着也打了一個。每人照着他底性格，人品和階級的不同，有的嗵嗵地打，有的響響地打；手按着張開的洞口，洞裏放出一團氣來，立刻凝成了水汽。

Boule de Suif 幾次俯下頭去，要在她底裙下尋什麼似的。但是她停手了，看看她底鄰伴，仍舊靜靜地坐端正了。個個臉都發白沉悶，

路野叔說他願意花一千法郎換半塊火肉，他底妻表示，然而即刻又取消，一種反對的神氣。她聽到浪費金錢總不好受，就是說的笑話，她也不能了解這種笑話有什麼趣味。

『真的，我覺得很不舒服。』伯爵說。『爲什麼沒有想到帶點食品呢？』每人都同樣地抱怨自己。

但是嘉爾納德倒有一瓶甜酒，他拿出來，請大家喝。他們都冷冷地謝却了，只有路野叔吸了一口，送還酒壺，致謝道：『好東西，可以暖暖肚，驅一驅飢火，』黃酒引動了他底諧談，他提議他們學山歌裏的水手：吃客人中最肥的那一個。這隱射 *Boule de Sauf* 的諧語使那幾位尊客吃了一驚，沒有人答和，只有嘉爾納德微微一笑。兩位姑子已經停止了捻珠，手藏在寬闊的袖裏，坐着一動不動，眼睛牢牢地釘著地，想來當是在將天賜給她們的痛苦復還作祭天的敬禮了。

下午三點鐘時他們進了一片渺無邊際的大平原，四面不見一個村落，Boule de Suif 忽然迅速地俯下身去，從坐位下提出一隻籃，籃上蓋著一方白布。

她先從籃中取出一隻瓷碟和一隻銀杯，隨後又取出一隻大盤，盤裏盛着兩隻小雞，開了塊，浸在凍汁裏。籃裏還盛着別的佳品：包子，水果，種種鮮味——總括一句，足有三天的食物，可以使牠們底主人不用仰給於路旁的旅館；還有四隻瓶頸從食物之中突出來，她拿起一隻雞肘，和著娜孟台地方叫做「Regence」的一種小麪包，慢慢地吃。

衆人底眼光都向她射來。車中充滿了食物的氣味，使人鼻孔圓張，口角流水，兩顎異樣地抽縮。太太們對這不名譽的女人的輕蔑簡直變成了惱怒；她們直想殺了她，或是把她和她的酒杯，提籃，食物，

一齊擲向車外的雪裏去。

路野叔底目光只是貪饞地釘著鷄盤。他說道：

「唉，唉，這位姑娘比我們大家都有計算。有人是想得周到。」
她擡頭看看他。

「請你嘗些罷，先生？整天挨餓真太苦了。」
他打了一躬。

「說句真話，我實在不會推却了；我一刻也支持不住了。戰爭時期，什麼都是好的，對不對，馬丹？」看一看周圍的人，他又說道：
「在像目前這樣的情形下遇著和氣人是最快活不過的。」

他在膝上舖開一張報紙，以免污了他底袴子，取出他常帶著的小刀，自動手拿過一隻滿被著凍汁的雞腿，開始吞嚼起來。

Boule de Suif 又低聲和氣地邀兩個姑子吃她底點心。兩人就毫不

踟躕地領了情，訥訥地表了幾句謝意，隨即也很快地吃起來，始終沒有擡過她們底眼睛。嘉爾納德也沒有謝却他底芳鄰底盛情；於是四隻膝頭上展開一張報紙儼然成了一只桌子。

幾張嘴繼續著一開一合，凶猛地吞嚥著食物，路野叔坐在角落裏忙著吃，還在低聲勸他底妻學樣。她堅持了好一回，但是苦挨終於是挨不過的。她底丈夫做出非常客氣的樣子，問他們這位『和靄的同伴』能不能允許他請路野叔夫人也嘗一點。

『當然可以，先生，』她答道，和氣地一笑，送過盤子來。

第一瓶紅酒開開之後，祇有一隻杯子頗發生了些困難，但是也隨即就解決了：一人喝過，擦乾了再送給第二人；獨有嘉爾納德，大概爲顯出情義的精神起見，把剛沾過他芳鄰底櫻唇的餘滴送到了自己嘴邊。

四面的人圍著他們進食，食物底氣味幾乎窒住了他們底鼻息，於是，勃雷維耳伯爵和伯爵夫人，革雷拉馬東先生和太太四人就受著了那可恨的苦惱，唐泰勒士（註二）因之傳名萬世的苦惱。突然間廠主底年青夫人嘆了一聲氣，大家回頭看她；她底臉和外面的雪一樣白，眼皮緊閉，頭垂胸前，暈去了。她底丈夫沒了主意，只求大家設法，但是誰都不知道是怎麼辦纔好；直等那年長的姑子扳起她底頭來，拿 Boule de Suif 底杯子送到她唇邊，灌了幾滴酒下去；嬌小的病者動了一動，張開眼來一笑，用微弱的聲氣說她已全好了。但是爲防止第二次的意外，姑子叫她喝了一滿杯紅酒，還說道：『都爲是餓了——這是你不舒服的原故。』

Boule de Suif 飛紅了臉，看着四位還餓着的客人，愀悞地說道：

『我底天呀，我若可以請這幾位先生太太——』

她住了口，怕招沒趣。但是路野叔接口說

『管他，像現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就都是兄弟姊妹，應該互相幫助。請罷，請罷，太太們，快不用客氣了。我們還說不定今天能不能尋着過夜的地方呢。像我們現在這樣的速度，非到明天正午到不了蘇特。』

他們踟躕著，沒人敢先試。結果是伯爵出來解決了這個難題。他轉向羞赧的姑娘，用他那種特殊的態度說道：

『我們領情了，多謝多謝，馬丹。』

普通最爲難的就是第一步。只要一過這條虛壁貢（註三），他們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工作了。籃裏的東西都拏了出來。還有鵝肝包子一枚，大饅頭一個，薰舌一條，克拉桑的梨子幾只，勒佛克橋薑餅一方，花糕幾塊，鹹胡瓜和洋葱一碟。——*Boule de Suif* 和別的女人

樣，最喜歡吃難消化的東西。

他們不能只吃她底東西而不和她說話，因此他們開始扳談了。起初怪生硬的，後來，看她還不見得粗魯，略爲自隨些了。勃雷維耳和韋雷拉馬東兩夫人原是很漂亮的太太，態度極其懇懃，圓和，尤其是伯爵夫人更能顯出貴太太們特有的溫靄和謙和來；與卑微的人接交並不足玷辱她們底身分，她們真是無往而不可親的呵。但是倔直的路野叔夫人，她底心靈是警兵底心靈，還是不減悍厲的神氣，閒話少，進食多。

談話自然轉到了戰事上來，關於普魯士人的可怕故事和法入底義勇事蹟都敘述了幾起；凡是自己跑得快的國民最容易欽佩他們底烈士底膽氣。隨後又談起各人底經驗來，於是 *Bonté de Sui* 神色憤激而且言詞熱烈地——這在她這樣身分和性格的女人中也並非不常有

——敘述她如何要離開盧安的始末。

『起初我以爲是可以留着的，』她說。『我家裏食物既極充足，與其自己飄流出去，還不如留在家裏供養幾個兵罷。可是我一見這些普魯士人，我真忍不住了！我底血怒湧起來；我足足哭了一天。恨我不是個男子！我從窗裏望見他們——戴着尖頂頭盔的肥豬！——我底嬸女扯着我底手臂，防我舉起家具來摔他們底頭。後來有幾個兵要駐紮到我家裏來；第一個跨進來，我就撲上去抓他底喉頭。他們底賴子原來也一樣地容易扼！我若不被他們扯著頭髮將我拖開，這一個藥要死在我手裏。此後我只好藏起來。一有機會我就跑出來了。』

她被熱烈地頌揚了一番。她在沒有這樣勇敢的同伴底眼中立時增高了身價；嘉爾納德聽著她，臉上露出了福音使者底贊許和仁慈的微笑，教士聽著信徒頌揚上帝時的那種微笑；凡是像他之類的長鬍子民

主黨個個都掛著愛國的招牌，猶如教士們都掛著宗教的招牌一樣。於是他十分自豪的樣子，用那每天貼在牆壁上的布告的口吻，也發表了一大篇議論，末了更加上一句宣傳的口號『這個昏蒙的蠢才，路易拿破崙。』

Boule de Suif 可惱極了，她正是個熱烈的拿破崙崇拜者。她底臉紅得像個櫻桃，發著怒吃吃地說道：『我倒願意看看你們當了他底地位有什麼了不得——你，和你底同類！那纔像樣呢！呵！不差！正是你們陷害了他。要是像你這樣的混蛋來治理我們，法國的日子簡直就過不得了！』

嘉爾納德對這樣的痛罵聲色不動，仍舊笑著他那傲慢而超然的微笑；這時候伯爵出來排解了。他好容易勸住了那位憤激的女客，說凡是真實的意見都應該受同樣的尊敬。但是伯爵夫人和廠主底太太受了

上等階級對共和主義者的無理的仇恨的薰染，加以女子愛好專制政府底堂皇和炫耀的虛榮心，所以不其然而都傾向了這位威嚴的少婦，她底意見和她們自己底恰巧吻合。

籃子已經空空，十個人吃光籃裏的儲藏原非難事，只同心恨著沒有更多裝些罷了。說話還繼續了一回，不過點心用完之後，就已經有幾分鬆懈了。

夜到了，黑暗漸漸加深，*Boulevard des Capucines* 雖胖，也禁不住冷得發抖。於是勃雷維耳夫人請她用腳爐了，爐裏的燃料從早晨到現在已經添過許多次。她立刻領了情，因為她底腳已經凍得和冰塊一樣。革雷拉馬東和路野叔兩夫人也請兩個姑子一同烘她們底腳爐。

車夫點了燈。燈光裏映出一團白汽，圍繞著馬底蒸汗的肚腹；車身向前進行，道旁的積雪，在忽明忽暗的燈火裏，分做兩行在向後退。

走一樣。

車裏已經什麼都不清楚了，但是Roule de Surt所坐的角落裏突然發生了一陣擾動；路野叔從朦朧中看去，恍惚見那濃髯，碩巨的民主黨急忙地避開一邊，彷彿暗中受了雖然無聲而却正中的一掌。

前面發出極小的火星來。霎時到了。車行十一小時，加上四次喂馬休息了三小時，共十四小時。車進了城，停在商務飯店底門前。

車門開了；一種常聽着的響聲使旅客都吃了一驚，那是刺刀拖地的響聲，隨後有一個德國口音叫了一聲。

車已經站停，但是沒有人走出來，好像是怕一離坐位，就有被殺死的危險。車夫走過來，手裏提着燈，車內突進一道紅光，照出兩行吃驚的面孔，張着嘴，駭得眼睛睜睜地。

車夫底身旁燈光裏站着一個德國軍官，一個高高的青年，漂亮而

秀挺，緊緊地裹在軍服裏，像女人穿着緊衣的樣子；他底發光的平頂帽，斜在頭底一邊，活像一個英國飯店裏的跑差。兩道張揚的鬚鬚細長，筆直，每端尖到只成一根金毛，細得幾乎看不見；牠們彷彿壓垂了嘴底兩角，使他底唇成了一個弧形。

他用阿爾利士法語請旅客們下車；他生硬地說道：

「請下來罷。」

最初聽命的是兩位姑子，顯出清聖女子慣處服從的馴性。其次出來了是伯爵夫婦，隨後是廠主夫婦，再次是路野叔，推着他底賢內助。

『日安，先生，』跨下車時他對軍官說，多半是奉承的意思多於客氣。對方那個——得勢的必定傲慢——只瞠着沒答話。

Boule de Suif 和嘉爾納德，雖然坐近車門，却是最後下來；當着敵

人底面越顯得莊嚴尊重。肥壯的女郎竭力鎮定了自己，裝作平靜的樣子；民主黨搖着他底長黃鬚鬚，手有些發抖。兩人都想保持他們底莊嚴，知道在這種時候，個人都要被看作多少足以代表他底國家的；而且，憤不過同伴們柔軟的態度，Boule de Suif 越發要顯出比她底女伴——那幾位賢良婦女——更勇敢的頭額來；至於他呢，覺得自己負有以身作則的責任，更應該保持着反抗的態度，就是當初他擔任在盧安城外挖戰壕時所具的態度。

他們來到店內寬廠的厨下；德軍官要過他們底護照，護照上開着每人底狀貌和職業。他逐一把他們細細地照着端詳了一番。

然後粗魯地說一聲：『不差，』就轉身走了。

大家透了一口氣；肚子都還餓着，就即刻叫了晚餐。但是預備起來要半點鐘；兩個店役忙着趕做，旅客們就各自看臥房去。幾扇房門

平排着開在走廊裏，走廊底極端有一扇嵌玻璃門，門上是一個號數。他們正要坐下來時，店主人忽然自己跑來了。店主人姓福隆維，從前是馬販子，是一個身體高大的男子，患着氣喘，不定地喘息，咳嗽，吐痰，清喉嚨。

『伊麗沙白陸綏小姐？』

Boule de Suif 一驚，回頭來。

『這是我底名字。』

『小姐，普魯士軍官請你立刻去說話。』

『請我？』

『是的，假使你就是伊麗沙白陸綏小姐。』

她遲疑了一下，考慮一考慮，然後簡括地說道：

『或許是罷，可是我不去。』

大家不安起來；猜不着是什麼原因。伯爵走過來：

「你錯了，馬丹，你底拒絕不止累你自己，或許還要累及大家。反抗當權的人是從來不會得便宜的；你去了不見得就有什麼危險，莫非是遺漏了什麼手續罷。」

大家附和着伯爵；*Boule de Suif* 受着懇求，逼迫，教訓，直到說服爲止；大家怕她底倔強要發生什麼麻煩。她最後說道：

「我是爲了你們去的，記好！」

伯爵握她底手。

「我們很感激你。」

她去了。他們等她回來吃飯。大家都不放心，應該換個別人，不讓這位暴躁性急的姑娘去纔是；人人腦子裏盤算着倘來招喚便如何對付的方法。

十分鐘後她回來了，呼吸急促，臉氣得通紅。

『呵！這王八蛋！這王八蛋！』她期期地罵道。

大家急於想要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但是她不肯說，伯爵追問得緊一點，她嚴重地對她道：

『沒有你們底事，我也不能宣布。』

於是大家坐下，圍着一隻高湯盤，盤裏蒸出蔬菜的味兒，雖則有了點的小風波，晚餐却還歡暢。蘋果酒頗佳，路野叔夫婦和兩個姑子爲節省起見都喝的這種酒。旁人叫的是葡萄酒；嘉爾納德則要了一瓶皮酒。他拔開瓶塞，冒出酒沫來，目注着倒進杯中，然後舉到燈和眼睛的中間，瞧一瞧酒底顏色，這種種舉動都有他特別的式樣。吸酒時，他底鬚鬚，——和他嗜好的酒漿是一色——似乎快活得在發抖；他底眼緊瞇着心愛的杯兒，直成了一條綫；這時他彷彿真在幹着他此

生惟一的職務的樣子，他底心中似乎久已成立了一種密切的關連在他一生心愛的兩種東西中間——黃酒和革命——所以他喝着這樣當然就不能不夢着那樣。

福隆維先生和奶奶坐在桌子底橫頭。先生像破火車頭一樣地喘着，氣息太促，吃飯時便不會說話。但是奶奶却沒有靜過一刻；她說普魯士人初來時給她的是什麼印像，他們幹了什麼事，講了什麼話；她詛咒普魯士人，第一是因為他們費她底錢，第二是因為她有兩個兒子在軍隊裏。她多半是向着伯爵夫人說話，今天有機會和這樣的貴人交談使她高興到了不待。

她又放低聲音，要開始談略為緊要的問題了。她底丈夫時時阻止她，說。

『你住了嘴罷，福隆維奶奶。』

但是她不睬，只管說：

『真的，馬丹，這些德國人旁的不吃，只吃蕃芋豬肉，豬肉蕃芋。不要以爲他們清潔！不，纔不清潔呢！你真沒看見他們整天聚着操練；他們聚在場上，只是向前走，向後走，一回兒趕右，一回兒趕左。叫他們留在家裏，種種地，修修路不好得多！真的，馬丹，世上實在用不着這些兵士。人民還得供養他們，維持他們，爲的是叫他們去學習殺人！不差，我是個未受教育的老女人，不過我每次看見他們從早到晚苦命地操練，我就要問：既有許多人勞心勞力地在發明有益的東西，爲什麼又有許多人專花工夫去毀壞呢？的確，殺人實在是件可怕的事情，管他是殺的普國人，英國人，波蘭人，還是法國人。假使有人傷害了我們而我們報了仇，我們便是妄爲，要受罰；但是我們兒子像鴟鳩一樣，被人一槍打死，那就是活該，殺人最多的還要賞

勳章。我真一輩子都不懂是什麼道理。」

嘉爾納德提高了喉嚨：

「攻擊平和的鄰邦而戰那是野蠻的行爲，但是爲保衛自己底國家而戰就是神聖的天職了。」

老婦望了他一眼：

「是的，防衛的舉動自然又當別論，但是這些國王弄出戰事來當玩意兒，把他們一齊殺却，豈不應該？」

「妙呀，同胞們！」他叫。

革雷拉馬東先生在深深地思索。他雖是熱烈的名將崇拜者，但是聽了鄉婦堅強而淺鮮的見解，忽然想起國家蒙了極大損失所養着的許多閒人，假使將他們用來經營否則幾百年還不能完工的大規模的實業，那要爲國家開多少財源。

但是路野叔離了自己的坐位，走過去和店主低聲談起來；只見大漢哂笑，咳嗽，唾口涎，聽了他底談諧，巨大的軀壳只發着抖；結果是店主人買了路野叔六釀紅酒，言明明春普兵退後交貨。

大家辛苦了一天乏了，晚餐一過，各自歸房睡覺。

但是善於窺探隱密的路野叔趁他底妻睡了之後，他把耳朵，隨後又把眼睛貼在房門底鎖洞上，察探他所稱爲『走廊裏的秘密。』

大約一點鐘之後，他聽見索勒一響，連忙望出去，看見 *Boule de Suif* 穿着白花邊的藍絲絨睡衣，越發顯得肥壯。她手裏執着燭火，向走廊盡頭寫着號數的那個門去了。但是走廊邊上有一個門半開着，過了幾分鐘她回來的時候，嘉爾納德穿着襯衣，在她後面跟着。兩人低聲談着，隨即又住了口。*Boule de Suif* 似乎在堅決地拒絕他進房。不幸路野叔聽不清他們底話；但是談判將終的時候，他們提高了聲音，他方纔

聽着了幾個字。嘉爾納德頗響地堅持道。

『你多傻！這與你有什麼妨碍？』

她似乎惱了，答道：

『不，我底好朋友，有時候是不能幹這樣的事的！況且，在這地方更是可羞。』

分明是他不了解，還追問是什麼理由。她發了怒，忘卻顧忌，聲音更響起來，說道：

『怎麼？你還不明白？屋裏有普魯士人！說不定就在隔壁。』

他不響了。一定是妓女底愛國廉恥心——在敵人底近旁不肯受人壓愛——喚醒了他一時沉夢的莊嚴，因為接了一個吻之後，他就輕輕地溜回自己房裏去了。路野叔增長了不少見識，樂得在房裏盤旋了好一回纔爬到他打鼾的夫人身旁去睡了。

於是全屋裏都靜下了，但是不一回遠遠地——大概是在什麼頂樓或密室中——起了齊勻，單調的如雷的鼾聲，沉著而延長的唔嚕，雜着像汽鍋裏熱水沸滾的顫動。福隆維先生到了黑甜鄉了。

他們決定次早八點鐘動身，所以一到這個時刻大家都已聚在廚下；但是他們的車子頂上蓋着厚雪，站在院子中心，既沒馬匹又沒車夫。他們到馬棚，車房，倉間裏各處找他——但是沒有。男子們決定遍村去搜，立即出發了。他們跑到村中，教堂立在前面的極邊，左右兩旁是低矮的小屋，屋前有幾個普魯士兵。他們遇見第一個在剝蘿菔。再走幾步，遇見第二個在洗掃理髮舖。還有一個，鬍子直長到眼皮上，抱着一個啼哭的嬰孩，放在膝上撫弄着。粗壯的鄉婦——她們底男子大概都已從軍去了——用手勢指揮着她底順從的敵人；燒湯，劈木柴，磨咖啡；其中有一個甚至替他底女主人洗衣服，一位年高衰

弱的老婆婆。

伯爵看了這種景象很驚異；長老社裏剛走出來一個教吏，他就向他打聽。那老人答道：

『呵，這些人倒還不歹；聽說他們不是普魯士人，他們底家鄉更要遠些，我說不上是什麼地方。他們也都丟下了妻子兒女，也何嘗願意打仗！他們家裏也都在哭着他們，和我們這里正是一個樣子；戰事也一樣叫他們受罪。現在實際上這裏倒還可以，因為兵士們不闖禍，還像在他們自己家裏一樣的做工。先生，窮人真是大家幫忙，戰禍都是上頭的大人招出來的。』

嘉爾納德看了戰勝者和戰敗者雙方有如此親善的諒解，甚是氣忿，立刻縮回去，躲在店裏不出來了。

『他們在替這地方重造人口，』路野叔打趣道。

『他們在補償他們自己鬧出來的損失，』革雷拉馬東先生嚴重地說。

但是他們尋不着車夫。後來纔發見他在村中的咖啡館裏，和軍官底馬弁交談得很和洽。

『不是叫你八點鐘駕車的麼？』伯爵質問。

『呀，不差；但是後來我又受着相反的命令了。』

『什麼命令？』

『乾脆不駕車子。』

『誰發的命令？』

『哈，普魯士軍官。』

『但是，爲了什麼？』

『我不知道。你去問他罷。他們不許我駕馬，我就不駕——就是

這麼回事。」

「他自己和你說的麼？」

「不，老爺；店主人傳的命令。」

「什麼時候？」

「昨天晚上，我睡覺之前。」

三人回來，滿肚子不自在。

他們找福隆維先生，但是店役說，他非到十點鐘不起身。十點之前他們是絕對不許去喚他的，除非是失火。

他們想去見軍官，但是這也辦不到，雖然軍官也就住在旅館裏。關於尋常的事情只有福隆維先生一人可以見他，他們只得等着。女人們回了房，尋些閒事消遣。

嘉爾納德坐在竈爐的前面，當着飛燄的火。身邊放着一隻小矮

桌，桌上是一瓶皮酒。他吸着煙斗——這只煙斗在民主黨員的團體中名聲不減於牠底主人，牠侍候了嘉爾納德差不多就等於效忠了牠底祖國。這是一只海泡石的煙斗，光潔可愛，和牠主人底牙齒是同一樣的灰黑色，但是氣味香甜，式樣巧妙，在牠主人底掌中十分得體，會忒，完成了他底儀態。嘉爾納德坐着一動不動，眼睛一回看着飛舞的火簇，一回看着瓶口上的酒沫；每喝一口，他必十分滿意地把瘦長的手指梳一梳自己光膩的長髮，舌兒舔一舔鬚上的酒沫。

路野叔托名散步出去找市鄉酒販子做買賣了。伯爵和廠主談起政治來。他們斷定了法蘭西底前途：伯爵相信將來必有阿倫朝出現，廠主則以為必有一個未可先知的救主——一位英雄，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方纔挺身而出：杜韋斯克郎，或者瓊且爾克，或者拿破崙第一再世？呀！要是皇太子不這麼年幼！嘉爾納德聽着他們的議論，微微一笑，

是真正掌着命運的鎖鑰的人底微笑。他底煙斗發散了滿厨煙香。

鐘打十下，福隆維先生出現了。他立刻被包圍著問，但是他只是重複著說，接連三四次，沒有一個字的變動，如此的幾句話：

「軍官對我說的話是這樣：「福隆維先生，請你關照他們，明天不許替客人駕車，沒有我底命令他們不能動身。聽見了沒有？」就是這樣。」

於是他們要求去見軍官。伯爵送去一張名片，韋雷拉馬東也在片上簽了他底名字和頭銜。普魯士人回話允許兩人去見他，在他吃過了飯之後——這就是一點左右。

女太太們又出來了，雖然心裏都很焦急，大家還吃了一點東西。Boule de Suif 形容不佳，十分悶鬱的樣子。

他們正喝完咖啡，馬弁來請先生們了。

路野叔也加入了；但是當他們想使這件事更爲鄭重一點，勸嘉爾納德同去的時候，他傲然宣言決不和德國人有什麼干係，回到竈角落裏，又叫了一瓶皮酒。

三人上樓進了一間旅店中最好的房間。軍官自隨地坐在椅上，腳擱在爐上，吸着長磁煙斗，裹着一件華麗的睡衣，分明是從什麼不懂講究服裝的人家擄來的東西。他沒有起身，只點了一點頭，連眼都不向他們看。他給了一個慢慢的好模範，這種慢慢傲彷彿是戰勝的兵士所生就的。

過了幾秒鐘他用斷續的法語問道：

『你們要什麼？』

『我們要趕我們底路程，』伯爵說。

『不與。』

『可以請問是什麼理由麼？』

『因為我不喜歡。』

『我要鄭重地請你注意，先生，是你們總司令準許我們到迪哀百去的；而且我相信我們並沒有犯了什麼，應該受你如此強橫的待遇。』

『我不喜歡——就是這樣。你們去罷。』

他們一鞠躬退出來了。

這個下午真過不得。他們不明白德國人變的是什麼卦，於是極端奇突的推測都進了他們底腦裏。大家聚在厨下，紛紛議論，猜度着種種不相干的事情。或許看守他們起來當人質麼——可是爲了什麼呢？解回德國去當俘虜麼？或者還許將他們綁了票等錢來贖吧？最末一種設想使他們大起恐懼。其中最富的自然頂吃驚，眼看着不得不傾出大

宗囊金給傲慢的兵士，來贖回他們自己的性命了。他們苦苦搜索着巧妙的謊話，要掩藏他們底富，混作窮人——極窮的窮人。路野叔立刻取下他底鑰鏈，藏在袋裏。夜底來到增加了他們底惶恐，燈已點上，還有兩點鐘纔吃晚飯，路野叔夫人提議作三十一的牌戲。打牌可以分分他們底心。大家同意了，嘉爾納德也加入了團體，方纔爲禮貌起見滅了他底煙斗。

伯爵發過牌，*Boule de Suif* 正得三十一，就從她開始；不一回牌戲的興趣減少了打牌人底焦灼。但是嘉爾納德覺察出路野叔和他底妻在聯合着作弊。

他們正預備坐下用飯，福隆維先生來了，提着粗噪的嗓子嚷道：『普魯士軍官差我來問伊麗沙白陸綏小姐底意思變動了沒有。』
Boule de Suif 靜靜站著，臉白得像死灰，突然怒得滿面通紅，直喘

着道：

『請告訴這個混蛋，畜生，普魯士的腐屍，我決不答應——懺了麼？——決不，決不，決不！』

肥店主走了。Boule de Suif受了包圍和盤問，大家請求她宣布她見軍官的神秘，起初她不肯；但是她底憤怒使她忍不住。

『他要什麼？他要我做他底情婦！』她喊道。

聽了這話不會有人吃驚，大家憤激得太利害了。嘉爾納德碎的一聲砸碎了酒瓶；大家衆口一聲地罵着那卑劣的兵士，人人惱恨；他們團結一氣抵禦這個仇敵，好像Boule de Suif底犧牲個個都有分一樣。伯爵顯出極端的厭惡，揚言這種人的行爲和古代的生番沒有二樣；尤其是太太們對Boule de Suif表示熱烈而深切的同情。兩姑子，只有喫飯時一見，眼睛看着地，一語不發。

第一場憤激發完，大家仍舊進餐；但是談話寥寥，思索增多了。女子都早早睡了；男人們燃着煙斗，發起打 *carte*，並且請福隆維加入，想乘機探探他有沒有方法可以制止軍官底邪惡。但是他除了牌之外就不想旁的東西，什麼都不聽，不答，只時時說，『看牌，先生們！看牌！』他底心念如此專注連痰都忘了吐去，結果他底肺腔裏發出像機器磨擦的響聲，咳嗽的肺氣觸動患哮喘的聲帶，發出的音調從沉着，低啞的唔嚕起直到尖銳，破激的嘯噓爲止，像小公雞初次試啼一樣。

當他底妻睜眼朦朧地來尋他的時候，他還不肯去睡覺，於是她獨自去了，因爲她是一隻早鳥，常和太陽一同起身；他可是晚慣了，最歡迎和朋友們玩通夜。他只說了一句，『把我底蛋酒放在爐邊，』就照舊打牌。當客人看出無可打聽的時候，他們宣言已是該睡覺的時候，

便各自上床尋夢去了。

他們次晨起來得頗早，心中糺胡地以爲能放他們動身了罷；想起在這荒涼的小旅館裏再留一天的可怕，糺胡的以爲更成了迫切的欲望。

糟糕！馬還繫在厩裏，也不見車夫底影子。因爲沒有較好的事情可做，他們守着車子閒渡著過時候。

早餐是一件悶事；大家對 *Boulevard de St. H.* 冷冷的，因爲一夜的清思已經有幾分影響她旅伴底主意了；在寒冷的晨光中，他們幾乎怪怨這位姑娘不會悄悄地去俯就了普魯士人，使其餘的同伴清早醒來得一個意外的驚喜。最簡單不過了，而且還有更巧妙的方法麼？爲顧全面子起見，她可以對軍官說她是可憐大家，省得爲難呵。這種辦法於她又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還沒有人敢公然承認這樣的意見。

下午覺得太無聊，伯爵提議到村邊去散步。大家裹上外套，成一個小團體出發了；只賸下嘉爾納德，他願意看着爐向火，和兩個孩子，她們是習慣在教堂或長老社中整天枯坐的。

一天比一天嚴厲的寒氣，幾乎凍僵了散步人底耳鼻。他們底脚漸漸疼痛，走一步便痛一痛。當他們走到村外平地上時，一看四面的光景蓋着無垠的白雪，如此慘淡而且抑鬱，大家立刻轉身就走，四肢冰麻，心中沉悶。

四個女人走在前面，三個男子在後面跟着。

路畔叔忽然問道：『假使這小娼婦再軟禁我們一天在這個上帝不取的地方……』；斯文的伯爵以為他們不該拏這樣痛心的犧牲強迫女人，必須要等她自己動議纔好。韋雷拉馬東先生說，假使法軍照他們

底宣傳從她哀百反攻，那和敵人接觸的地點當然是囊特了。這句話提醒了那兩個，更其着急起來。

『我們徒步逃罷？』路野叔說。

伯爵聳一聳肩頭。

『怎麼你會想起這樣一個辦法。在雪地裏？還同着我們底女人？況且，他們立刻就就要追趕，不到十分鐘，我們都被捉了回來，當俘虜看待，由得大兵們發落了。』

這話一絲不差，三人都閉了嘴。

女人們談着衣服裝飾，但是似乎都有幾分拘束。

忽然軍官在街盡頭出來了。他底細長如蜂，穿着軍服的身條觀在四望茫茫的白雪上；他走路時，兩腿分開，帶着兵士們特有的那種搖擺，他們最關心的是不要污了他們光潔的皮靴。

他走過女人底身旁時點一點頭，隨後傲慢地看一看後面的男子，他們還能保持着自己底尊嚴沒有對他脫帽，雖然路野叔動一動有想脫的意思。

Boule de Suif 直紅到耳根，三位太太被這個兵遇見同著他所極不客氣地待遇的女人在一起，覺得說不出的羞慚。

於是她們就談起他，他底身材和臉子來。韋雷拉馬東太太認識許多軍官而且常常以賞鑒家的資格批評他們，她以為這位軍官頗不醜陋，甚至於嘆惜他不是法國人，要是了法國人，他定可以成一位極漂亮的驃騎兵，那個個女人都要爲他情死了。

當他們回了旅館之後，真不知道怎麼辦纔好。爲了一點小事，說話就起衝突。沉默的晚餐潦草地吃完，大家早早地上了床，希想睡夢來替他們消磨時候。

明早下樓的時候，大家帶着疲倦的臉面和燥急的性氣；女人幾乎都不和 Boule de Suif 說話了。

教堂的鐘聲招集誠信的人們去看行洗禮。Boule de Suif 自己有一個小孩寄養在業佛杜的鄉間。她一年不會見他一次，也從來不思量他；但是人家孩子在受洗禮，忽然引起了她底思子之情，於是她決定要去參觀這次洗禮。

她轉背之後，其餘的人互相看了一眼，隨即把他們底坐椅搬到一處來了；因為大家明瞭他們一定要取決一種策略纔興。路野叔得了一條妙計：他提議去請求軍官留下 Boule de Suif 一人，讓其餘的人動身走路。

福隆維先生受着托付辦理這件事情，但是他幾乎立刻就退了回來。德人很知道人的天性，嚮了他一杯閉門羹。他立定主意要留住全

體旅客直到容納他底條件爲止。

於是路野叔夫人粗俗的性氣發作起來。

『我們總不能老死在這裏！』她叫道。『既然這都是她們娼婦幹的勾當，我看不出她有什麼拒絕這個人的理由。我告訴你們，她在盧安什麼人都要——連馬車夫都要！真的，馬丹，衙門裏的馬車夫！我知道這件事，因爲他買我們底酒。現在要替我們解除困難的時候，她反裝出貞潔的樣兒來了，這賤貨！依我說來，軍官做事一點都不差。還有我們三個在這裏，那一個不比她好？然而不，他只取了萬人公有的那個爛污貨就滿足了。他尊重正經女人；你想，在這裏他就是頭領，他只要說一句，「我喜歡，」他就可以叫他底兵強做我們。』

那兩個女人打了個戰；嬌小的革雷拉馬東夫人瞥着眼睛，臉色轉了白，好像軍官真要動手強做她一樣。

男人們先合攏來商議了一番，路野叔憤憤地主張綁起『這卑賤的女人』來交在敵人底手裏就完了。但是伯爵不愧是三世大使之後和天生的外交家，他主張用更圓滑一點的方法。

『我們來勸她，』他說。

於是他們定下了計策。

女人們也湊攏來；他們低了聲音，大家一起討論，各人發表意見。這談話可並不乾燥，尤其是女太太們會用輕巧字眼和深微妙語來形容那最不正經的東西。生人竟可以聽不出她們談的是什麼，她們底話說就有這樣的曲折。可是世上女子所必備的慎靜的外表原不過薄薄的一層，漸漸她們將這件不可爲訓的軼事當玩笑起來，心中十分開懷——自覺擊着了她們底本行，撮合一場偷情的好事，彷彿是饕餮的廚司爲他人作珍羞的看饌一樣。

他們底興致也自然而然恢復了，這事情多麼有趣。伯爵發了不少突兀的談話，但是他說得如此圓渾，沒有人聽了不要微笑。路野叔也說了幾句比較粗俗一點的笑話，也沒有人見怪；但是衆人心裏最估勢力的還是他夫人底直截痛快的想頭：『既然是她底本行，爲什麼她要拒絕這一個呢？』姣麗的韋雷拉馬東夫人甚至於以爲在Boule de Siff底地位，她對軍官應該比別個更歡迎纔是。

陣地佈置得十分周密，彷彿是在進攻一個礮台的樣子。各人分配了他或她應擔的職務，應用的說辭，和應行的計策。他們決定了作戰的方略，施用何種機謀，和何種奇兵突擊可以攻破這人心的堅壘，可以把敵人送進牠底堡裏去。

但是嘉爾納德和大家分開，始終沒有預聞這件事情。

夫家底用心太專注了，都幾乎沒有看見Boule de Siff進來。直等倍

霹靂地吹一聲『嘿』；大家纔抬起頭來，她已經站在當地。他們突然停止了談話，一種浮泛的局促呆住了他們。但是伯爵夫人，對於客廳式的機變比其餘的都有經驗，問道：

『洗禮有趣麼？』

姑娘還未擺脫感情的餘波。她告訴他們所見所聞的東西，描畫着人們底臉孔和態度以及教堂底形狀。末了她說

『有時禱告禱告是有益的。』

一直到午餐時候幾位太太對她都非常和氣，作增加她底親近和善意，好使她易於受勸的準備。

他們一坐到飯桌上，攻擊就開始了。起初他們提出『犧牲一己』做閑談的題目。援引了許多古代的例子：霍蒂絲和何洛風；（註四）忒之是不倫不類的劉克雷斯和剎克士忒；（註五）克麗亞巴屈蘭和爲她底

美貌所盡惑的將軍（註六）。其次又舉了一件奇異的故事，完全是這幾位無知的富翁底杜撰；他們說羅馬女子在加坡如何誘惑了漢納波爾（註七），他底將佐和兵士。歷史上常遇見這樣的女子，她們拿自己底身體作場戰，作控制的方法和武器，因此而扼阻敵軍勝利的發展的，真是不一而足；她們將英勇的嬌媚克服了醜惡可厭的武人，爲懷敵和愛國犧牲了她們底貞潔。他們一一舉出這樣的女子，着實表揚了一番。話說都有相當的約束，只講得恰到好處，時時再發生一點小爭論，引出一番激昂的讚美，更增加了不少力量。聽者幾乎要以爲女子在世上惟一的職務就是刻刻預備着犧牲她底肉體，拋棄她底自身專爲敵國底兵士快意似的。

兩個姑子裝做什麼都不會聽，只是低頭思索。Boule de Suif也默默地坐着。

下午大家避開由她獨自思尋去。但是，不知什麼理由，不再稱她『馬丹』，她底旅伴都簡單地稱她爲『小姐』了，似乎要把她已得的身分壓低一級，使她不得不承認自己卑微的地位的意思。

進湯點的時候，福隆維先生又出現了，重唱着池前晚的調頭：

『普魯士軍官差我來問伊麗沙白陸綏小姐的意思改變了沒有？』

Boule de Suif 簡括地答道：

『沒有，先生。』

晚餐桌上聯盟的形勢和緩多了。路野叔說了三句太嫌魯莽的話。大家搔着頭想不出更有別的殺身成仁的先例。伯爵夫人，大概並沒什麼遠大的用意，不過受了一種浮泛的敬仰宗教心的驅使，偶爾聞起年長的姑子有沒有關於聖人們非常的事跡。於是大家纔知道聖者底行爲其中有許多在我們眼中看來是罪惡，而在教堂眼中是可恕的，只要目

的是爲了上帝底光榮和人類底幸福。這是一種極有力量的論調，伯爵夫人立刻就把它運用起來。不知是因爲暗中有了默契，穿敬服的人所最擅長的順從的表面，還是爲特別優越的道理——裝着這種優越藉以促進他們底計劃——那年長的姑子給與同盟一個極強的助力。衆人以爲她懦怯，她顯得自己是勇敢，健談，而且強韌的。她不戀戀於些微的損失；她底教訓是一條條的鐵尺；她底信仰不容懷疑；她底良心不懂得猶豫，她看阿勃拉喀姆（註八）底犧牲是自然之至，因爲如她自己受着同樣的天命，必定要毫不躊躇地把父母都殺了。她以爲只要動機正當，無論什麼舉動都不會失上帝底歡心。伯爵夫人立即應用了她這位置意外帶手底神聖的理論，逗着她發表了一篇極長的教訓，闡明某派道學家所主張的『目的信正方法論』。

『那末，姊姊，』她問，『你以爲上帝什麼方法都準用，什麼行

爲都原諒，只要動機純潔就是了？」

「那是當然，馬丹。本身可議的行爲往往因爲牠起始的用意好也就成爲正當的了。」

他們就這樣地談着，測探着什麼是上帝底意志，估量着什麼是上帝底判語，淫畫出他處處在留心着老實和他不相干的事情。

這些話都說得十分緩和，十分謹慎；可是那位穿着緇衣的聖善女人的話，却字字都打動妓女底含怒的反抗。以後談話又轉移到旁的東西上去了；姑子講起她底道院，院裏的方丈；談到她自己和她底消瘦的小同伴，聖納賽福爾姊妹。她們是被請上漢佛爾去看護幾百個兵的，那幾百個兵士現在患着痘在醫院裏。她形容着這些可憐的病人和他們廢病症，她們兩人被普魯士軍官羈留在這裏，說不定有許多法國人因此冤枉死了！因爲看護傷兵是那老姑子底專責；她曾經到過加立美，

意大利和奧士敘利亞；她敘述她身歷的戰陣，漸漸表示出她自己就是疆場上的聖姊妹之一，她們生來的命運就是一輩子跟着軍營，到槍林彈雨之下去搶救受傷的兵士，她們底一言能即時馴伏粗暴跋扈的軍士比將軍底命令還有力量——總而言之是一個壯偉的婦人，她底麻皺乾枯的臉孔就是戰後荒涼的一個小影。

她講完後，誰都不敢作聲，怕破壞了她這番話說底良好的效果。晚飯一過客人都歸了臥房，明天很遲纔起來。

午餐快快地吃過。前晚種下的胚子須得慢慢地發芽結果。

下午伯爵夫人又提議出外散步去；散步時伯爵，似乎是預先定下的，握着 Boule de Suif 底手臂，在衆人後面遠遠地跟着。

他用着貴人對她這類女人說話時所常用的那種隨便，傲倨而微露鄙夷的口氣慢慢和她談起話來，叫她『我親愛的孩子』，自己彷彿站

在尊貴的身分和卓絕的名聲的極高處，對她不恥下談的樣子，他直接就入了本題。

『看來你真是不肯讓步了？你從前有過多次了，再答應一次不與麼？你寧可將大家留在這裏，等普軍敗退，和你一樣地同受危險麼？』姑娘沒有回答。

他想用親善，說詞和感情來動她。但是他仍舊保持着伯爵的尊嚴，雖然他有時要採取一點調情的態度，或不得不講幾句漂亮話——甚至於溫柔話。他極力陳說，她若允許了對大家是何等的恩惠，大家將如何地感激；忽然他叫她最親暱的『您』起來。

『您知道，我底親愛，此後他還可以誇耀曾經愛着過一位他在本國所不常見的美女。』

Boule de Suif 不答，走到大家一起去了。

回到旅館，她一逕歸了自己的房沒有出來。衆人底焦灼到了極點。她幹什麼來？假使她還不依，多難爲情！

晚餐的點鐘打過了；大家等着她。福隆維先生進來了，說陸綏小姐有些不自在，請各位用飯罷。大家激起了耳朵。伯爵走到店主底身旁，低聲道：

『成了罷？』

『成了。』

爲體面上的關係，他對同伴們沒有說什麼，只微微地點了一點頭。各人心頭都透了一口氣，臉上現出笑容來。

『啊唷！』路野叔叫起來，『假使這裏會買得着香檳酒，我敢喝一個通臺。』但是路野叔夫人底驚惶可到了極點，當店老板手裏拿着四瓶進來的時候。大家頓時有了興致；個個心頭都躍着蓬勃的歡暢。

伯爵似乎剛纔看出革雷拉馬東夫人底嬌媚；廠主也開始對着伯爵夫人獻殷勤。談話有了聲色，流暢，滑稽，其中諧謔雖然有多數未免過於粗鄙，但是人人發笑，沒有一個見怪——惱怒也和別的感情一樣，是隨着環境爲轉移的。腦經裏漸漸充滿了褻蕩的幻景和猥醜的想像。

飯後吃糕菓的時候，婦女們亦放口說不正經的隱語了。她們互拋着眼色；她們酒喝得多了。獨有伯爵就在忘形的時候，也保持着嚴肅的面貌，他說了一個爲大家同聲讚賞的比喻：說事實底情形好比是北冰洋裏冬去春來，一羣覆舟的水手看見南方放開出一條道路來的欣喜。

路野叔立起來，手中舉著一杯香檳。

『慶祝我們底釋放！』他叫道。

大字立起來轟然作和，兩位慈善的姊妹，卻不過太太們底央勸，也只得把嘴唇沾一沾冒沫的，她們所從未嘗過的香檳佳酒。她們說是

像發泡的檸檬汁，但是香氣還要濃些。

『可惜我們沒有鋼琴，』路野叔說；『否則我們可以跳 quadrille 了。』

嘉爾納德沒有說話也沒有動過一動；好像在嚴重地思索，不時猛力地扯著他自己底濃髯，似乎想拉長牠的樣子。將到半夜，大家預備分散的時候，路野叔底兩腿早已不穩，他突然把嘉爾納德底背一拍，模模糊糊地說道：

『今天你不高興；你爲什麼這樣沉悶，老朋友？』

嘉爾納德回轉頭來，對著衆人鄙夷地望了一眼，答道：

『我告訴你們，你們今天做了一件不名譽的事情！』

他立起來，走到門口，又說一句，『不名譽！』就不見了。

大家頓時掃了興。路野叔目瞪口呆，一時沒了主意；但是即刻又

復泰然，而且笑得發抖地叫道：

『真的，你們太沒見識了！』

大家問他是什麼道理，他方纔告訴他們所謂『走廊裏的神密。』
衆人於是乎大樂。太太們幾乎忍不住的那麼高興。伯爵和革雷拉馬東
兩夫人直笑到流淚。他們幾乎不相信自己底耳朵。

『什麼！你看清楚了麼？他要——』

『我親眼看見的。』

『而她拒絕了？』

『因為普魯士人就在隔壁！』

『是你自己纏錯了罷？』

『我說的實在是眞話。』

伯爵笑得透不過氣來，廠主捧著肚皮。路野叔繼續說道：

『所以你們很容易明白他看著今晚的事情自然一點都不有趣了。』
三人重興笑起來，打嚏，咳嗽，幾乎沒樂壞了。

於是大家散了。但是當他們歸房睡覺的時候，惡意的路野叔夫人對她底丈夫說『這個拳大的華雷拉馬東小姐婦今天晚上笑得沒有一點兒樣子。』

『你知道，』她說，『女人勾引武官兒，不論他是法國人或德國人，於她都沒有兩樣。總而言之發瘋就是了！』

明天早晨晶睛的冬日照著白雪發出眩目的光亮。車子終於駕齊了，停在店內前。一羣白鴿——，朱紅的眠時，中間一粒黑點——鼓著純白的羽翼，在六匹馬底腿中端莊地穿行，噓著熱氣蒸騰的糞料。車夫裹著他底羊皮外套，坐在車廂上吸烟。滿心快活的旅客們正忙著携帶路上的食品。

他們等著 Boule de Suif，末後她出來了。

她不免有點羞赧和局促，向她底同伴畏葸地行來，她底同伴却不約而同地轉過了臉，彷彿沒有看見她的樣子。伯爵顯出十分莊嚴的神氣，握著他夫人底手臂將她扯過一邊，使她避開這污穢的接觸。

姑娘站停了，詫得呆如木雞；隨後，鼓著勇氣，對廠主夫人請了一聲，『晨安，馬丹，』可是對方微微地只答了倨傲的一點頭，帶著似乎表示玷了她清白的一瞥，衆人立刻顯出十分忙碌的樣子，都遠遠地離開 Boule de Suif，好像她底衣袂上帶著傳染的毒菌一樣。隨即他們趕忙上車，人所不齒的妓女跟在後面；她最末一個上車，默默地仍舊坐了她前次所佔的座位。

大家似乎沒有看見或留心她——只有路野叔夫人藐然向她一看，對她丈夫很響地說道：

「幸氣，沒有坐在這東西旁邊！」
累重的車子動起來，他們又二次首途了。

起初誰都不說話。Boule de Suif連眼都不敢抬；想到她底同伴這樣
做好做歹地將她捺送在普魯士軍官手裏，使她又恨又愧。

但是伯爵夫人轉過來對著革雷拉馬東夫人破了這難堪的靜默。

「我想你認識戴德萊夫人罷？」

「是的；她是我底朋友。」

「這樣一個漂亮的女子！」

「有趣！才情又高，是一位天生的藝術家。她唱得叫人真佩服，
繪畫也再好沒有。」

廠主和伯爵談著，在窗板震響聲中，時時可以聽見他們的一兩個
字兒：「股分——滿期——利息——期限。」

路野叔竊來了旅店裏的一付破舊紙牌，和他夫人打起 Bezique 來，那牌上因為和將就拭過的桌子磨擦了五年，厚厚地黏著一層油膩？

兩位慈善的姑子同時拿起掛在腕上的珠串，畫了一個十字，同聲念著無窮無盡的經咒，她們底嘴唇越動越快，好像各顯本領想在誦經的比賽裏超過對方似的；她們時時舉起一個牌章，吻一下，又畫個十字，重繼續那迅速的，不可解的誦喃。

嘉爾納德靜靜地坐著，只是幽思。

過了三點鐘，路野叔收拾起紙牌，說他已經餓了。

他底妻隨即取出一個用繩繫著的包兒，解開，從裏面取出一塊冷牛肉。她把牛肉切成薄片，兩人吃起來。

『我們也來罷，』伯爵夫人說。衆人同意了，她解開爲她自己，伯爵，和革雷拉馬東夫婦四個人預備下的食品。一隻橢圓形的盤子，

盤蓋上罣著一隻磁燒的灰兔，表示盤裏是野味。今天盤裏盛著帶湯的鮮肴，一塊紅燒野獸肉，上面鋪著幾片火腿，還和著切得很勻細的旁的肉絲。報紙包著一大方 *crêpe* 牛酪餅，油肥的餅面上印著：『新聞簡報』的幾個字。

慈善的姑子拏出一塊臘腸，帶著極濃的大蒜味；嘉爾納德伸手插進他大外套底寬大的袋中，從這隻取出四個煮雞蛋，從那隻取出一捲麵包。他剝下蛋殼，投在足邊草裏，就開始吞嚼，蛋黃的碎屑掉在他底大鬍子裏，像是一顆顆的星。

Boule de Suif 因為她動身時的急促和忙亂竟什麼東西都沒有想起，怒氣填胸，看著衆人靜靜地吃。起初厭止不住的憤火使她全身都震動，她開張口來想戮穿他們底真相，痛罵他們一頓；但是她一個字都說不出來，憤怒窒住了她底喉頭。

誰都不看她，誰都不理會她。她覺得自己落了這些正人的輕蔑，他們先將她犧牲了，隨後又當一件污穢無用的東西把她摒棄了。於是她記起她自己底被他們狼吞虎嚥地吃了的一籃好東西：浸在汁裏的兩隻小雞，饅首，梨，和四瓶紅酒；她底怒氣像一條緊張的綫一樣地爆裂了，她快要哭出來。她努力止住了，打起精神，嚥下了窒在喉頭的哽咽；但是眼淚仍舊湧起來，凝在眼眶的邊上，隨即有兩滴大淚珠慢慢地滾下她底面頰來。後面繼起的滾得更快，像石罇裏溢出來的泉水，一滴一滴地接着滴在她肥滿的胸膛上。她坐直了，咬緊牙齒，臉色灰白，嚴厲，希望沒有人注意着她底餒弱。

但是伯爵夫人看見了她在哭泣，她做一個臉，叫她丈夫也看。他聳起了肩頭，彷彿說：『幹麼？又不是我底不是。』路野叔夫人得意地訕訕一笑，低聲道：

「嬾臊得哭了。」

兩姑子包起了吃剩的臘腸，仍舊念起經來。

嘉爾納德肚裏正消化著雞子，把他底兩隻腿伸向對面的座下，身子倒後，抱起手臂，似乎想著了什麼有趣的劇謔微微地笑著，哼起Marseillaise的戰歌來。

衆人底面孔變了氣色；民衆的樂歌不中他們底意；他們漸漸覺得不安和激惱，很想叫出來像狗聽了鎗聲吠起來一樣。嘉爾納德看出自己能使他們不安，越發唱得響些；有時他還哼出字來：

Amour sacré de la patrie,

Conduis, Soutiens, nos bras Vengeurs,

Liberté, liberté chérie,

Combats avec tes défenseurs!

神聖的愛國精神，

牽引我，扶助我復仇的臂膊；

自由，可貴的自由，

和你底戰士一同奮鬥。

車子進行得較快了，地上的雪已經凍硬？一路到迪哀百，在車上那遲久和沉悶的幾小時內，先是漸深的灰黯，後是濃厚的漆黑，嘉爾納德將嗓子提得比車輪的轆轤聲還高，一直頑強地繼續著他洩憤的單調的嗚嗚，使得那些困乏，激惱的同伴止得不從頭至尾地聽著他唱歌，一字一字地重複著印入他們底腦經，因為歌者亦一字一字不倦地重複著。

Boule de Suif 只是啜泣，有時黑暗中止不住的一聲咽嗚可以在兩個歌音的中間聽見。

註一 Orleanist o Orleans 族的擁護者，主張路易十四世幼弟之後
(即 Orleans 族) 當得法王位。

註二 Tantalus 唐泰勒士爲一多財之王。天神 Zeus 之子，Pelops
Zebe 之父，因曾將 Pelops 作食品供諸神，被罰永立水中，水深及頸，
果實累累之枝臨其頭上。彼若求飲則水退，求食則果却。

註三 Rubicon 爲羅馬巨川，凱撒舉兵入國先渡此河。

註四 Judith and Holofernes o Judith 爲美麗之猶太姑娘，侍亞叙利
亞大將軍 Holofernes 於營中，乘醉刺殺之，一鎮得以保全。

註五 Lucrece and Sextus 未詳。

註六 Cleopatra 爲希臘最美麗之皇后，盡惑羅馬將軍 antony 者。

註七 Hannibal o Carhage 與 Rome 戰爭時 Carhage 之大將，屢立奇

功，後因孤軍深入，Carhage 國內不睦，不與接濟，遂爲羅馬人所敗，

實與羅馬女子無涉。

註八 Abraham。阿勃拉喀姆，聖經上故事。上帝欲試其誠信心命殺子祀天，阿勃拉喀姆誘其子至野將殺之，上帝佳其誠，卒赦之。

背囊

尤斯孟 Joris-Karl Huysmans 著

我大學一畢業，我的父母就決定叫我去坐在一隻鋪著綠布的桌前，那裏有幾位老先生的上半身，露在這張桌子的四周；這幾位老先生竟高興來過問：到底我學的那些死文字够不够得學士的學位了。

試驗的結果是滿意的。我的遠近親友都被請來了，一餐飯就定了我的前途，把我釘住在司法界裏了。好，我混過了考試，同一個有時裝作十分愛我的漂亮女兒，把我一年的費用花個精光。

拉丁區我是勤到的，那裏我學著了許多東西；其時還知道了幾個學生，聽他們每晚上對著酒沫橫吹他們的政見；又得著了好讀喬治

桑，海納，愛傑爾葛，和翁列苗爾魯等作品的興味。

我的身心，一時陷入了麻醉。

這麻醉延長有一年之久，然後我漸漸地老練了。帝國末年的選舉競爭方纔把我冰醒；我不是王孫少爺，也不是罪犯的犍子，不管什麼朝代，我必得爭扎出我的平庸而困頓的家傳根基纔好。法律我不喜歡。我想規文常是固意被妄用了，好使人們有機會爲幾個小字兒開無窮的爭端；我到現在還以爲這樣明白清楚的字句決不能容得那麼許多不同的解釋。

我正打量著自己的底裏，想尋一個我不十分厭惡的行生；謝謝前皇帝都他替我定了一個，因爲他政策的失施，他叫我當了一名小兵。

對普魯士的戰事爆發了，老實說，我不明白弄到這樣的大屠殺是什麼動機。我並不覺得需要殺人也不覺得需要被殺，但是，我終於

被編在賽茵守衛軍裏，受令行裝齊備後，於晚上七時到魯爾桑路歸隊。

我準時到了那裏。點過卯，一部分兵士出了營門，來到街上。馬路兩旁頓時囂嚷擁擠起來。

這個擠著那個，有穿大衫的工人，有衣服襤褸的苦力，有滿身皮條綁帶空著手的兵士；在杯聲叮噹中激起嗚喉亂七八糟地唱著馬賽夷戰歌。只見萬頭攢動，有的頂起怪高的軍帽，帽上綴著紅的，白的，藍的綵製帽章，和像扮瞎子似的面盔；上身裹著藍黑短衫，緣著藍紅色的領口和袖頭；兩腿套在藍棉布長袴裏，一邊一條紅道。賽茵的軍士在未出發征伐普魯士前，先開了一個不亦樂乎。酒館裏一片聒耳的喧嚷，杯盞聲，盤碟聲，叫噓聲亂做一堆，這裏那裏雜著風搖窗扇的戰動聲。忽然軍鼓震動頓時掩沒了一切的喧嘩，又一隊推出了營門；

一個個醉得七顛八倒，不成樣地呼號著。酒館裏的兵士也衝了出來，後面跟著家族親友，爭著替他們背包兒；隊伍散開了，兵士，人民亂成一片；母親們哭著，父親們還勉強支持住，噴著滿臉的酒氣，兒童們高興得發瘋，提著尖嗓子拚命地叫著愛國歌。

在關雲飛舞的電光下，我們紛雜的走過巴黎城。天氣熱得暈悶，背囊又重；每個街道轉角處我們都得停下來喝一杯。末後我們到了沃貝爾維車站，片時的沉靜中，聞著幾許泣聲，忽地又是一陣馬賽夷戰歌，然後我們像牛馬似地被裝進了車箱。『再見，襲爾！希望我們不久就會面！好好的！最緊要常給我寫信！』他們末次又捏一捏手，汽笛一鳴，我們就離開了車站。我們車裏正是一隊五十個人，有的是哭泣，有的喝得爛醉在笑他們，在自己的物件上插起燭火，拚著喉嚨狂叫：『打倒跋廷格，羅紀福萬歲！』（註一）

其餘的人都藏在角裏安靜而慍然地瞳視着在塵土飛揚中震動的車底，車子忽然站定——我走出車箱來。外面漆一般黑——半夜又二十五分了。

四面是田地，電光一霎遠遠裏照見一間小屋，和一株樹，將他們底黑輪廓映在層雲疊障的天上。只聽見機聲隆隆，煙筒裏噴著火星，像一束火花直撲向車尾來。人人都走出來，到車頭盡處，看機車在黑夜裏顯露著格外龐大。這一停足有兩點鐘，號燈射著紅光，司機生專等它轉色。轉過來了，大家都回車裏，但是——一個人手裏幌著燈跑來和領車說了幾句，領車即刻把車退進了旁軌，又停在那裏不動。沒有人知道我們是在什麼地方，我下車來，坐在石脊上嚼點兒面包，喝點兒水，只聽得遠遠裏雷聲轉地而來，一忽兒已到眼前，一路怒吼著噴煙吐火地飛過一行無窮的列車，滿載著馬，人和礮，礮頭發出一片雜

亂的光耀。五分鐘後我們又繼續我們遲緩的進程，又不時愈等愈久的停頓。到天亮我們的路纔跑完。一夜未睡我乏了，依在車窗上一路間看著四面的鄉野：一片片白垩色的平原，直接著地平線，只有一道劣翠色的淺綠。平滑的一個鄉野，灰暗，枯瘠，這是布伊歐窮鄉。太陽漸漸光明，我們一路滾滾，可是，也終於到了。晚上八時動身，次日下午三時纔到，兩名兵在半路上跳下了車去。一個從車頂上一頭直衝下了河，一個在橋邊上砸碎了頭。其餘的人每逢車停處，便下車搜擄茅倉小園，坐在車裏不是兩脣兩眼酒腫著打瞌，便是兩邊車側對拋著擄來的樹枝和樹籠鬧著玩。

下車也和上車一樣，什麼都沒預備。沒有水壺，沒有墊草，沒有衣服，沒有槍械，沒有，什麼都沒有。只有空帳幕，裏面滿是糞穢和蟲蠅，是剛開赴前線的兵牒下的。三天工夫我們全都仰給於莫梅隆

(註二)的恩賜。今天吃一塊臘腸，明天喝一杯奶茶，全聽著土人們指使；到夜裏不問怎樣，也沒草墊也沒蓋被胡亂一睡。這種生活實在不能使我們對於他們強迫我們的行生會感到什麼趣味。

二進營帳大隊就分開了；苦力和苦力一起，平民和平民一起。我所在的幕裏，倒還收拾得不很壞，因為我們以拒酒爲名，揮走了兩個角色，這兩位的脚上原有的氣味，經了長期的快樂的懈怠增加起來了。

一兩天後，他們叫我們拿木棍值班守衛。我們儘喝白蘭地，莫梅隆的酒店常是滿座的。康羅貝爾忽然從前線經過來察看我們，我見他坐在高馬上，曲俯著身子，頭髮揚著，灰白的臉上緊貼著兩道臘光的髻鬚。下面發生了暴動。我們什麼都沒有，這位將軍還強說不缺乏什麼；當他說要用暴力壓制我們的怨望的時候，我們同聲一致地叫道。

『呵，哈哈哈哈，十萬人開步走，上巴黎，上巴黎！』

康羅貝爾臉發了青，騰馬進我們的羣裏，叫道，『對法蘭西的將軍脫帽！』隊伍裏又引了呼號；他拉轉纏兒，副官們跟在後面亂做一團，指著我們，從齒間嘶出來：『你們等着罷，看嚴辦，巴黎的先生們！』

這件事發生後兩天，營裏的冷水叫我病得不得不進醫院了。經醫生看過，我背起背囊，伍長監著，拖著兩腿，滿頭是汗一步一顛地走去。醫院都滿了，他們把我送回，我又上最近的一個軍醫局去；局裏倒有一張空床，我於是被收容了。我安頓了包裹，恐怕局長要不許我行動，我先偷出小園來散步。門裏突然跑出一個戟鬚突眼的人，兩手插在灰褐色長外套的口袋裏，一見我就遠遠地叫：

『喂，你這人！你到這裏來幹什麼？』我走到他面前，解釋我的理由，他張開臂膊，喊道：

『進去進去！你不能在這園裏走，等他們替你換了衣服再說。』

我走回屋內，有一個女看護替我取來一件大軍服，一條長袴，一雙無跟的舊拖鞋，一頂像睡帽的帽子。這樣古怪地穿戴起來，我自己在小鏡裏一照，好！一個什麼臉，一付什麼衣服！我的浮腫的眼睛，枯槁的面皮，短短的頭髮，發光的鼻端，再加上長大的灰外衫，襤褸的袴子，無跟的大鞋和寬闊的帽兒，真是難看得可以。我忍不住笑起來。我回頭看看我的床鄰，一個猶太式的高男子，他正在小簿上畫我的像。我們立刻做了朋友，我教他叫我鄔錫南·萊湘德；他告訴我他法郎惜·哀馬諾；我們講起許多畫家；作了一番美學的討論，倒把苦惱忘了。天夜了，我們分著一碟燒肉，上面還佈著幾粒扁豆。我們喝了幾滿杯稀可可，我脫了衣服，躺在床上，今天不要和衣帶鞋睡覺，已經快活極了。

次早六點鐘左右，我被門口的講話喧吵聲鬧醒了。我坐起身擦眼

睛，看見前晚的那位先生，還包在那件大外套裏，嘴邊溢出口香丸的氣味，儼然地走了進來，後面跟著一班看護。原來他就是局長。一進門他立刻轉動他那雙深藍的眼睛，從右轉到左，從左轉到右，兩手沒在口袋裏喊道：

「第一號，給我看你的腿——你的髒腿。噢，樣子難看，這隻腿，這瘡像水一樣流濃；麩皮一劑，清水，軟布，半糧，一分濃甘草湯。第二號，給我看你的喉——你的髒喉。越來越歹，這喉頭，明天要割喉腺。」

「但是，博士——」

「噢，我沒有問你什麼。再說一個字，我就叫你戒食。」

「但是，至少——」

「這人戒食。寫，戒食，漱喉水，濃其莫湯。」

就這樣子他把病人都診視一遍。不問花柳，外傷，感冒或痢疾，一概要喝他的濃甘草湯。他站在我的床前，照著我的臉，揭去被，把拳頭厭我的肚子，開了一劑蛋質水和那逃不了的湯；鼻息噓噓地拖著兩隻腳去了。

我們這一起人生活大概都不見得舒服。我們這部分共匪二十一人。我的左邊是我的朋友，畫家；右邊是一個活鬼號兵，他的臉像針環一樣麻，甘汁一樣黃。在別點上他倒是個很發趣的角色。他會聳聳蜻蜓倒走路，還很直率地告訴你他怎麼樣幹那些下賤的勾當，有時哼著動人的音調唱些感傷的曲兒。

『我在我悲哀之中騎——騎』

只懷著一隻燕子的友誼騎——騎』

我送他二十個蘇買酒喝，所以得了他的好感。這對於我們很有好

處，因爲其餘的人專想和我們作對。

有一天晚上，八月十五，法郎惜·哀馬諾要打兩個人的耳光，因爲他們偷了他的毛巾。寢房裏立刻起了鬪，謾罵像雨點般落下來。以兩人敵十九人，我們自然預備飽吃一頓老拳了，幸而吹鼓手從中來解圍了，他先勸開了來勢最猛的，還驅他們交出了贓物了事。爲慶祝這一場和好起見，法郎惜和我各人捐出三個佛郎；議定請吹鼓手和他的同伴溜出去，買些酒肉回來。

局長窗上的火光滅了，最後藥劑師也吹熄了他的燈，我們攀過籬叢，細察了我們的四周，警告沿牆溜去的人小心碰著了哨兵。這個踏在那個的肩上，他們爬過牆跳下空地去了。一點鐘後他們滿載而回，先從牆上接過東西，然後一同歸到寢房。我們不用燈，著地點起兩個燭稍，圍著我的牀坐成一個圈子。我們剛灌了三四杯酒，切下羊腿上

最好的一部分，忽聽得鞋底聲大作。我一鞋底打滅燭火，一個個都溜進了被窩，門開處局長走了進來，噓出一聲凶猛的『妙得很！』暗裏絆了足幾乎栽倒，他回去帶燈和那一班少不了的看護來。我利用這當兒把殘席收拾乾淨，局長快步走進寢房嘴裏咒著，說要把我們看守起來。

我們躲在被裏笑得發戰。寢房的那邊發出一聲號鳴。局長開我們個個都減食；他出去了，說幾分鐘後就叫我們知道他的脾氣。

一去之後我們越發爭著鬧亂子，笑聲不時轟響；號兵在房裏翻筋斗，他的一個朋友過來和他對翻，第三個在牀上直跳起來，像是張彈簧榻；他一起一落兩腳騰空，兩臂橫張，衣裳飛舞，樂得他的高鄰大歌其勝利的嗚嗚。局長突然撞了進來，指揮他同來的四個兵把跳舞的抓了去，宣言他要做報告，送給當事的人。

秩序終於恢復了；明天我們懇求看護替我們買些食物充饑。此後平平的過著日子，沒有再鬧亂子。我們在院裏正裏覺得閑悶無聊，有一天五點鐘時醫生闖了進來，吩咐立刻穿起軍裝，拴上背囊。

十分鐘後我們打聽得知普魯士兵快要到加隆了。

愁慘的驚愕充滿了全院。直到現在，我們就沒有疑懼過實事的究竟。我們只知道名聞當時的薩雷勃列克大槓，沒料到勝敗的急轉，直使我們嚇暈了。局長把我們挨個兒察看，一個亦沒有好，都不曾認真調理，而且甘草湯灌得太多了；可是他把病輕的都送回了軍隊，吩咐其餘的不准脫衣服睡覺，背囊也要收拾妥當。法郎惜和我就在這後一班中。過了一天又一夜，沒有什麼事，只有我的肚子不斷地疼痛。直到次早九點鐘纔見屈林格鹿（註三）們領來一羣背著駝筐的騾子。我們一雙雙爬進了筐子；法郎惜和我裝在一匹騾上。不過他肥大我瘦

小，擔兒不會平衡；我直起在空中，他却直掛在懸腹底下。騾子前面拉著頭，後面扛著尻，一路跳著撒潑。我們在灰土中昏天地暗地奔著，顛著，兩手緊攀著筐兒，閉上眼，又是笑又是恨。到加隆時我們已經半死不活；像豬羊般被拋在石子地上，隨即又被裝進了車子；我們離了加隆又上——那裏？沒人知道。

天夜了；我們飛奔著。汽笛一鳴車行又緩，隨即停在一處站裏——我猜是萊畝，但是不能決定。我們餓得快死，軍需官就忘了一件事，沒有爲我們備路上的糧食。我走出來，看見一個茶點舖，我奔向它去，可是別人比我先到。我走近去，他們已經在拼命了，有的抓酒壺，有的抓菜肉，有的抓面包，有的抓烟捲。詫愕而憤怒的堂倌揮動手裏的炙箸來防衛他的舖子。這面大隊蜂擁而上，前鋒直撲店櫃，櫃崩之餘勢掃過去把店主堂倌全夥兒都碰倒，然後是認真的一場大掠，

全鋪一空，從火柴到牙籤。同時汽笛叫鳴車要起行了，但是誰都不理睬；我坐在石道上講給畫家聽，水筒如何動作，汽笛如何構造。車退回來接我們上車，我們回進了車箱，查點我們的贓物，老實話，有限得很。老母豬肉，沒有別的，就是老母豬肉！共計加蒜巴洛野臘腸六串，紅燒豬舌一條，尋常臘腸兩根，意大利臘肉一大片，大紅底肉白點銀絲；黃酒四立特，加傑克半壺，蠟燭頭數枚。我們點起蠟燭頭，黏在我們的水瓶頸上，水瓶靠車牆掛著，車身一震，熱油飛潑，即刻凝成一個個白斑，但是這個我們的衣服早見識過不少了。

我們隨即開始用點心。有些兵通車子前後來回的跑，不時敲我們的窗子討吃食。我們拼著嗓子唱，吃，喝，碰杯酒。病人從來沒有會這樣的噪鬧，怪異宮中也沒見過這樣的景象；跛子拖著腿兒跳躍，肚子發燒的灌著加傑克澆火，眇子張大了眼睛，害瘡疾的悠揚地旋轉，

善喉嚨的大吹大呼地暢飲，真是從沒聽開過！

喧擾漸漸地平靜了。我探首窗外，沒有一點星，沒有一絲月牙；天地合成漆黑的一片，路燈爛燦著，像各色的眼睛。司機放汽鳴笛，車機噴著烟，不斷地吐出火星。我合上窗，看看我的同伴們，有的打著鼾，有的被車震得不安神，睡夢裏骨魯著咒罵，時時旋側，觸空伸腿，找東西枕他們一顛一擺的頭。

看得倦了，我正眉眼朦朧地要睡，車突然站定，我又醒了。我們停在一個站裏，黑夜中站長室光耀得像一具熾爐。我一腿發木，冷得哆嗦，我下車取暖；我在月台上走著，看看機頭，他們把它解下另換了一個，我經過辦事房聽得電報機摘拍摘拍的響。一個站員背著我向右彎下身子，從我站的地方看去，只見他的後腦和鼻端，鼻尖紅而發光，綴著汗珠，他的全身都沒在燈罩的黑影裏。

他們請我向進車來，我看見我的同伴還和我剛纔出去時一樣，此後我也就睡著了。睡多久？我不知道——忽然一聲大呼把我驚醒了：『巴黎！巴黎！』我奔出車門。遠地裏襯著一片淺金黃現著工場和製造廠的黑煙鹵，我們到了聖台桌，這消息立刻傳了出去，人人站了起來，車機加上速率。北站遠地裏龐然地現出來；我們到了北站，我們下了車，我們向站門衝去，一部分逃脫了，其餘的被站員和兵士擋住；他們強迫我們重登上一列機動待發的車子，重復開向老天知道是什麼地方去！

我們又整天進行，我儘看著眼前盤旋的房屋樹木也看乏了；我的肚子又不斷地作痛難受，下午四點光景車行放緩，停在一處站頭。有一位老將軍在那裏等候我們，老將軍的左右嬉戲着一羣少年兵士，戴著紅軍帽，穿著紅軍袴，和黃銅刺的馬靴。老將軍把我們視察了一

遍，分作二隊；一隊送學院，一隊上醫院。我們像是在阿拉斯了。法郎惜和我在第一隊裏，他們把我們塞入墊著稻草的車裏，拖到一座大廈的面前。這座大廈已經很有想塌上街心來的意思。我們跑上二層樓進了一間房子，裏面約有三十張鋪；我們一個個都卸去背囊，坐下了搔頭。來了一個醫生。

「你是害的什麼？」他問第一個。

「膿瘡。」

「呵！你呢？」

「痢疾。」

「呵！你呢？」

「橫痃。」

「這樣看來你們都不是打仗受傷的了？」

『半點都不是。』

『好！還請背上你們的背囊罷，教主只送床給受傷的人睡。』

我把剛纔解開的零碎物件又一一包上，我們沒精打彩地上城市醫院來；醫院裏沒空房了，看護儘力設法把鐵床擠擠，也騰挪不出地位。等乏了我抓了一條被，法郎惜也弄了一條，我們跑去躺在園裏草場上。

次日我和醫生談了幾句，他倒很和氣，我求他允許我和畫家上一趟市，他允許了；院門一開，我們得了自由，我們可以吃一頓晚餐了！吃真的菜，喝真的酒了！我們毫不猶豫，一直就上全城最闊氣的飯店；我們要了一桌好菜。桌上有花，大束的玫瑰和複子仙滿佈在玻璃瓶內。侍者進上炙肉，半個盤子是脂油；太陽也親自到了席上，頓使碟蓋生輝，刀叉眩目；金光穿透玻璃瓶，和盆心輕顫的石榴蕊戲，

錦緞的台氈上烘托出點點赤星。

酒客呵，此樂祇應天上有！我的嘴塞滿了，法郎惜早已酩酊。炙肉的美味混着花香；杯中酒的幽紫，勝似瓶裏玫瑰的殷紅。侍者像是個傻瓜，我們是活畫的饕餮。我們喝了冰紅再喝白蘭地，灌下甘露又灌加傑克。滾你的稀酒，滾你的三十六開（註四）我們離開巴黎一直喝到現在；滾你那無名的診方，滾你那古怪的苦水，一月來填塞著我們的肚腸把肌肉都落盡了！我們人都變了樣，削瘦的臉兒紅漲得像酒鬼，我們鬧起來，趁著酒興荒蕩開了，瘋瘋癲癲地闖了個通城。

黃昏已到；無論如何我們還只得回去。看護嬌聲對我們說：

『軍士先生，昨夜你們冷了，今天可以睡好床了。』

她領我們進一間大房，承塵上掛著三只微弱的燈火。我佔了一張潔白的床，快活地鑽進被窩，被上還有新洗的香氣。我只聽見打鼾的

聲音。我很和暖，我閉上眼睛就不知身之所在。我被一聲長的呵聲驚醒。我張開一隻眼睛，看見床頭有一個人望著我；我坐起身來，面前立著一個老人，高瘦，眼皮枯淨，脣邊流沫染著粗亂的鬚鬚。我問他幹什麼？不答，我叫出來：『走開，讓我睡！』

他對我的伸拳頭，我疑心他是瘋子。我轉起毛巾，綃頭打成一結。他近前一步；我跳下地板，分開他的拳頭，把毛巾關臉打去，正中左眼。他眼花亂舞，全身向我撲來，我往後一退，對著他肚子飛起一脚。他栽倒了，帶倒一張椅子，椅子觸地反跳起來，全宿舍驚醒了。法郎惜還包著睡衣忙來幫我；看護們來了，她們一擁上前，擒住了瘋子，容易把他捺在牀上。宿舍裏的光景有趣得很。淹淹將熄的燭燈所發散的枯玫瑰色的微光，忽加入，三隻油燈的火簇。黑承塵上，原先搖著燭頭細弱的光圈，現在映出了新墾的白色；病人都坐了

起來，一手吊著頭上掛著的木板，一手表示著驚駭的姿態。一見這種情狀我的怒氣早已消了，我笑破了肚子，法郎惜透，過氣來，只有看護還保持著她的莊嚴，帶求帶嚇地恢復了房裏的秩序。

好好歹歹，一夜總算過了；早上六點鐘鼓聲召我們聚集，領導勳過卯，我們又出發上盧安。一到城裏，有軍官告訴我們倒籌的管理醫院都滿了，不能收容我們，我們要等一點鐘。我把背囊向車站角裏一拋，也不管我的肚子發燒，法郎惜和我兩個人就跑了。欣賞著聖伍洪教堂，驚嘆著這些老的建築，我們隨意地閒遊。不料欣賞驚嘆得太久太久了，等我們再想起車站時，一點鐘早過去，「你們兄弟們早走了。」站員告訴我們說，「他們在伊武魯了。」糟糕！「下班車到九點纔開來，我們吃飯去。」

我們到伊武魯已經半夜。我們不能這時候上醫院，這太像是搗蛋

鬼。可是夜色大佳，我們穿過城到了空地上。正是刈草的時候，草束都一堆堆的積在田裏，我們找着一個小堆，闢出兩個舒適的窩穴。我不知道還是我們眠蓐的草香引人懷舊，還是樹木的幽細的脂芳攪我們不安，我們只覺得要傾吐傾吐我們已往的情史。這題目是講不完的，可是話說也終於漸漸地減少，與頭漸漸地低落，我們睡着了。『好像伙！』我的高鄰伸著腰叫道，『是什麼時候了？』我也醒了，太陽偏不肯慢點兒走，天際紫幕上已經現出玫瑰色的邊兒來。苦哉！現在不能不回去敲醫院門，到病房裏睡去，在那裏濃厚的氣味裏又要重嗅著碘炭矯質的惡臭了。我們悵喪地跑回醫院，院門開了——糟糕，只收進一人，法郎惜——我呢，他們把我送上了學社。這日子過不得，我只想溜；外科醫生到來院子裏。我把法政學校的文憑給他看；他到過巴黎，還知道拉了區。我把情形說給他聽，『這是非如此不可的，』

我告訴他，『不是法郎借到學社來，我就得上醫院去，』他躊躇了一回，晚上他到我床頭，附耳囑囑了幾個字，『明天早晨告訴他們你的病加了。』果然明天七點左右醫生來了；一個很好的好人，可是有兩樣毛病；一樣是牙味兒太濃，還有一樣是不問好歹只管揮人走，每天早晨總有這麼一齣。

『呀，嘿，這位朋友，』他叫，『好氣色，沒毛病，起來快喝杯咖啡去；可是別胡鬧，知道麼？別去追女人；我替你照會上簽字；明天你就好回營了，』有病沒病，他每天版定攆走三個。這天早晨他站在我床前說：

『呵！我的孩子，你好多了！』

我忙說疼痛得再厲害沒有了。

他敲敲我的胃。『不過你是好些了，』他啞嚥道：『胃不那麼硬

了。」我只是爭辯——他似乎頗驚愕，外科醫生低聲對他說：

『他的病怕要用注射，我們這裏沒有注射器又沒胃汲筒，你說送他上醫院？——』

『對了，這是個辦法！』那好人說，居然有法把我擡了高興起來。他隨即爲我簽了一張請求收容的條子，我快活地帶上背囊，祇裏的一個僕人護送我進了醫院。我找著了法郎惜。特別運氣，因爲缺乏病室，他睡在聖奉松廊裏面，挨著他的剛有一個空榻，我們終於又合伙了。我們的兩舖之外，靠牆接連還有五張舖，那是一個步兵，兩個砲兵，還有兩個騎兵。醫院裏還有一班老頭兒，有頭腦沒氣力的老頭兒；幾個少年人，不是軟癱就是拐腿；還有許多兵——都是麥克馬翁軍的殘部——他們，東推西攆，末了來到這裏纔攔住了。只有我和法郎惜兩人是穿的賽茵軍服，我的鄰居倒都是出色人才。說句老實話，

就是甲比起乙來都是一樣地無足輕重；大部分都是鄉人或佃戶的兒子，宣戰後徵來當兵役的。

我穿衣服時，來了一位看護，苗條而且秀曼，我不由自主地兩眼釘著她。好一雙美妙的眼睛！多麼長細的睫毛！多麼潔白的牙齒！她問我爲什麼不在學社裏住；我婉曲地解釋，爲的是缺乏那一種汲水的器具所以把我送這兒來了。她溫文地一笑，對我說。『呵，兵少爺，你儘可直講那東西的名字，我們什麼都慣了。』我早想到她是什麼都慣了的，怪可憐的人兒！因爲兵大爺當着女人，口頭實在是關防不來的。但是我從沒見她紅過臉，她沈默地雜在男人中行動，眼望著地，好像並沒聽見前後左右那些粗野的談笑。

天呵！她把我乖歹了！早晨太陽剛在石地上投進窗櫺的影子，我看見她從廊的那頭慢慢地走來，帽兒的兩翼撲著她的臉頰，她走近我

的床邊，手裡擎著一盤熱騰騰的東西，盤沿上露著修整的指甲。『今天的湯做得太稀了，』她說著一笑，『所以我替你拿來一盤可，快趁熱喝罷！』

雖然承她多情的照顧，我還是悶損得要死，我和我的朋友無聊到整天挺在床上，在禽獸式的朦朧中消磨那要不得的長晝。每天惟一的變動就是兩餐，一盤燒牛肉，幾片水瓜，幾個烏梅，一點兒黃酒——統共還不够一個人的滋養。

因為我平素對看護們斯文和氣，又常常為她們效點勞寫寫藥方，我還能時常吃兩片肉和院後園裏採來的梨子。總之，在這病房內橫七豎八的一堆裏，我要算最不可憐的一個了，雖然初來時我連最早的稀湯都喝不下嚙。早上是看診的時間，醫生偏揀這時候來施手術。我來的第二天，他把一隻腿從頭到底開了一刀；我聽到一聲銳叫，連

忙閉眼，已經來不及，只見緋紅的流質直噴上了醫生的白衫。這天上，我再也吃不下東西去。可是漸漸地也就慣了；不多久我把頭略徧轉些照樣喝我的湯。

可是日子實在過不得了。我們連書和報都弄不著；無聊得只好鬧把戲，穿騎兵的裝服玩，但是這種幼稚的頑意兒一回就頑够了。還是挺在床上，把頭鑽在枕頭底下，偶爾交換幾句話。

這些兄弟實在沒有多大的話好談，兩個砲手和一個騎兵病得太利害，不能說話。還有一個騎兵滿嘴咒語，可並沒說一句話，時刻爬起來，裹著他的白大氅，上澡房洗脚，從他的那雙脚看來知道那盆就够髒。房裏有幾隻舊菜鍋，他們就拿來學做菜，做出菜來敬看護。

還有一個就是那步兵了。本是個不走運的雜貨朝奉，他有一個兒子。他自應徵入營以來就沒有好過，天天在被窩發抖。

盤坐在床上我們聽他敘述親見的一戰。……被丟在富羅西沿耳附近森林中的一片曠地上，他看見一股股白煙裏霎著紅光，蹲著身只是顫，砲轟彈嘯把他駭沒了魂兒；他曾跟著大隊步行過沒脛的泥濘，不見一個普軍，也不辨他們在那一方面，只聽得一片呻吟，雜著尖銳的呼號；前面的隊伍霎時間都轉了背，在敗退的紛亂中他自己也莫知所以被擠倒在地上了。爬起來，拋了背囊槍械就逃命。八天的緊急行軍已經走乏，加以駭癱餓軟，末了他只得息在一處壕裏。他停在那裏只發眩，動彈不得，再不想逃命，再不算抵禦；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哭了。他不明白是做了什麼歹事，要受這樣的災難；他莫名其妙地拾了一張樹葉，他常給我們看，現在乾癟了還藏在地的口袋裏。

一位軍官過來了，拿著手槍，罵他懦夫，恐嚇他不走就開槍；他回答，『這我最喜歡了，呵，這樣什麼都好完了。』軍官正提他起

來，突然自己躺倒了，額子上噴射著血。恐怖極了，他拔腿就跑，好容易走遠了，一路只見逃兵，砲車，牲口互相擁擠，顛碰，踐踏。

他們得著了掩護，老兵隊又整頓了決心再戰，但是新兵再不肯上前，『讓他們送死去，』新兵說，指那些軍官。『這是他們的職分。我是還有兒女；我死了，國家又不來撫養他們！』他們真羨慕那些輕傷和害病的兵可以在軍醫院裏躲著。

『呵，多害怕！耳朵裏只響著那些叫母親和求水喝的聲音。』他接續說，渾身發著抖，看看我們睡的地方表示很滿足的神氣，『無論如何，我在這裏已經很快活了。我的妻還寫信給我，』他從袴袋裏抽出幾封信。得意地說：『小的也會寫了，看！』他在紙邊他妻的苦澀的字畫下指出幾塊墨水跡，一高一低，勉強彀成一個胡塗的『我吻爸爸。』

我們至少有聽他講過二十次，無聊時也只得忍著聽聽。後來我們塞了耳朵，裝睡著不聽。

這可嘆的生活怕還實着有得過呢。一天早起法郎惜對我說，他隔晚已經在院子裏觀察周詳，『我說，鄔錫南，你出來吸點兒新鮮空氣。』我激起耳朵，『那兒有面場專為瘋人們用的，』他說，『這場空著，爬上外房頂，勾著窗柵就能上牆；我們跳下去就跌在田裏，過牆兩三步就是伊武魯斯的門。你說怎麼樣？』

我說——我是很願意出去，可是怎麼回來呢？

『我亦不知道怎麼回來；先讓我們出去了，回頭再打算。來，起罷，快來湯了；喝過湯我們跳牆去。』

我起了身。醫院裏缺水，我只得用看護給我的碳酸水洗面。晝家只嚷熱，我拿吸管對準他，一按柄，噴他一臉的水，然後我站在他

前面，同樣也漬了水，皂水擦過鼻子然後拭乾臉。我們預備妥當，跑下樓來。場上沒人；我們上牆。法郎惜試一試，跳下去了。我騎在牆頂上，四面一望；下面是一個塹坑，坑底有草，右邊是城門；遠處的林梢搖擺著，濃綠中顯著金黃的空隙。我站起來，聽見院子裏有聲響，我忙跳下去。我們環牆走去，進了伊武魯斯城。

我們吃吧？議決通過。

我們找停息處，路上遇著兩個小女子，我們跟著她們請她們一塊去吃飯，她們拒絕；我們再請，她們還不答應；我們三請，她們說可以。我們買了肉包，酒，雞蛋，還有一隻冷小雞，跟她們一同回家。有點古怪，我們進了一間小房子，壁上糊著紅葩綠葉的花紙，窗上是紅藍色綿緞窗幕，壁爐頂上掛著一面大鏡，還有耶穌像一具，六隻櫻木橙，一張圓檯，油漆的檯布上印著法皇，海鴨絨粉紅紗褲一條。

我們放好桌子饒著眼看女人張羅，張羅了許久纔完，因為她們來去經過我們就得攔住接一個吻；此外沒甚好處，原是一雙醜够了的。但是，這有什麼相干？我們長久沒親過女人的嘴了！

我剗開小鷄，飛去瓶塞。我們像葫蘆般喝，狼虎般嚼。熱咖啡杯裏蒸著，冲上了加傑克灌下去；悶損頓時沒有了蹤跡，肚子裏酒熱上來，菜盆裏寇西華爾綠簇躍舞著。女子只是憨笑，濕眼斜在亂髮裏。突然教堂鐘樓傳來慢慢的四擊，四點鐘了。我面色轉白。法郎惜望著我發獸，我們奪脫了女主人的臂膊，加快地跑走。

『怎麼進去？』畫家說。

哎喲！沒有別的法子；已經怕趕不上吃飯。只好聽天由命，我們直奔大門口來。

我們到了門口，按鈴；女門監開門。她一看立著發呆，我們一舉

手，故意高聲談著：

『我說這裏軍需處的人實在不和氣；只有那胖子還多少客氣一點。』

門監一聲不響。我們直奔大餐廳，正是時候，我聽見看護安習兒的聲音，她在分發食物，我忙攆進被窩，手掩著頸子上美人兒剛爲我留下的朱痕。看護瞧著我，覺察出我眼中的異常的發亮，她關切地問：『你痛得越發利害了麼？』

我告訴她不是；我回答，『不是，我好些了；但是這樣的虛閑和囚禁的生活真苦死我了。』

我講起我所受的可怕的無聊和厭倦，病在異鄉舉目無親，和這一班人爲伍；她聽着沒回答我，但是她兩唇緊合，眼中露出無限的憐惜。一天她粗厲地對我說：呵！『自由於你沒有好處，』她偷聽了法

郎惜和我討論巴黎女人的風騷的談話；隨後又柔和地一笑她那迷人的微笑說：『你們真不規矩，兵少爺。』

次早我們又決定喫過早餐，再跳牆去。屆時我溜向空場去，但是那裏的門鎖著。『糟，倒霉！』法郎惜說『望前！』他轉向醫院大門。我跟著他。監門的女人問我們上那裏。『上軍需處。』門一開，我們又在外邊了。

到了城中大市場的教堂前面，我們正觀賞那門上的雕像，看見一位肥壯的先生，面孔像一個大紅月亮，兩道白鬚。他驚愕地瞧著我們，我們勇敢地也瞧還他，仍舊走我們的路。法郎惜快渴死，我們進了一家咖啡館，我汲著咖啡奶茶，一面翻報，看見一個名字，似乎有些眼熟。那本人我的確不認識，但是這名字引起了許多記憶。我記起我一個朋友有一家最闊的親戚在伊武魯斯。『我必得去看看他們。』我

對畫家說；我向館主打聽他們的住址，館主不知道；我跑出去，看見麵包店和藥鋪就問。無論誰都不能不吃麵包，和藥，所以總有麵包店和藥鋪會知道傅雷千德先生的住址。我果然打聽著了。我把衣服撲一撲灰土，買了一個黑領一雙手套。我到買櫺嶺路，一個整潔的花園中有一家公館，磚門牆和石屋脊高高地聳起。我走到鐵柵欄前，輕輕一按鈴，僕人引我進去；傅雷千德先生不在家，可是太太在。我在客室裏等了幾秒鐘。門簾起處，出來了一位老太太。她的態度非常和靄，我膽壯了。我簡括地告訴她是誰。

「先生，」她慈和地一笑說，「我常聽見人說起你家，我想我上次到巴黎在萊藏夫人家中還曾經會見過你母親；我們這裏很歡迎你。」我們談了好一回；我有些窘，把軍帽掩着頸上的斑痕；她勸我受她點錢，我謝卻了。

後來她對我說。『我極願意幫助你，我能替你效點兒勞麼？』我回答，『天呵！太太，你會叫他們把我送回巴黎去，我最感激了；交通快要斷了，要是報紙可信的話；大家又傳說要革命或是推倒帝國；我真想見見我的母親，況且我委實不願意等普魯士人來捉我去做囚虜。』

這時傅雷千德先生回來了。兩三句話他就明白了情形。『假使你願意見見院長，』他說，『快跟我走。』

見院長去！天呵！我溜出醫院這件事怎樣說法呢？我一聲不敢響，跟著我的保家走，還不知是何種結局。我們到了，院長看見我呆了。不等他開口，我先淋漓盡致地訴了一大篇苦惱。

傅雷千德先生也陳述他的理由，替我請求準告兩個月的病假。

『先生確乎是有病，』醫生說，『可以告兩個月假；要是我的

同事和將軍是和我一樣的意思，你的受保人幾天之內就可以回巴黎的。」

『那很好，』傅雷于德先生說。『謝謝你，博士；今天晚上我自己和將軍說去。』

我們回到街上，我嘆了口長氣寬寬心。我緊握著這位和善的老人家，他對我這樣關懷。我跑去找着法郎惜，我們剛來得及回去；我們到醫院門口；法郎惜按了鈴，我們招呼過女監。她攔住我：『早上你不是說上軍需處的麼？』

『不差，很對，姊姊。』

『好啦，將軍剛出院去了。去見管理和安習爾姊姊去；他們在等着你；自然你們會得告訴他們你們上軍需處是幹的什麼事。』

我們爽氣地走上宿舍樓，安習爾在那裏等著我們。她說：

『我真不信會有這樣的事！這兩天你們把滿城都鬧到了，誰知道你們出去鬧了些什麼亂子！』

『呵，真的！』我嚷道。

她釘了我一眼，我再不敢做聲。

『總而言之。』她接連說，『今天將軍親自在大馬路遇着你們了。我不承認你出去了，我全醫院都找到。將軍的話沒有差，你是出去了。他問我要你們的名字；我只說了一個，還有一個我沒有說。我錯了，你不配可憐。』

『呵，我多感激你，我的姊姊。』但是安習爾姊姊已經回過面不理我了。她很惱我的行爲！只有一個法子，守著安靜，忍受這一陣發作別躲賴就是了。

同時法郎惜被喚去見管理了。因爲他們！我不明白是什麼道理，

疑心他誘壞了我。又因爲他脾氣不好，對醫生和看護不大和氣，所以他們告訴他第二天就要出院，歸他的隊伍去。

『昨天陪我們吃飯的那兩個賤貨都不是好東西，是她們洩漏了；管理自己對我說的。』他憤恨地宣布。

我們一直咒著那兩個賤貨，懊惱我們身上的軍衣，使我們容易被人認識。這天忽盛傳皇帝已經被囚，共和已經在巴黎宣布；我給老人一個佛郎，他可以出醫院替我買一份『革陸野』。這消息是真的，全院都稱快。跋廷格倒了，只恨沒有早些，戰事終於結束了。

次早我擁抱法郎克，他走了。『我們巴黎再見罷，』他出門時向我囑道。

呵，這天以後的日子呀！怎樣的苦悶，怎樣的寂寞！再出不了醫院；爲了我，院門前站了一個崗。可是我還有能耐不睡覺。我在天井

裏盤旋著像一隻籠中的鳥，我一直走走走，走十二點鐘。我在我的囚牢裏連最小的隙縫都熟悉了。我知道那一壁角裏牆灰裂了縫，石耳和青苔擴充出來成一個個斑點。我厭惡我的匪廊，厭惡我的輪床平場場地像塊大油餅，又厭惡我的髒透了的睡衣。我孤獨地生活著，不和誰談話，一回把脚敲敲院子裏的石版，一回到新刷著丹黃土的拱廊下閒挺，又回到柵口看看門上的旗子，走上樓去，那裏就安放著我的臥床，又走下來到廚房裏打個圈兒，光滑的地中耀著赤銅的爐竈。我嚙著自己的拳頭，到一定時候就瞧著許多兵民官長各樓上來來去去，滿樓響着他們不斷的步伐。

我再沒有力量抵抗看護們的擺弄，她們每星期日逼我進祈禱堂。我成了個一事狂，只有一個念頭纏着我，早早逃走。錢的問題也使我為難，我的母親給我寄了一百佛郎到鄧寇克，那裏我本該早在了。這

錢始終沒有到。我預料有一天我會連買報紙買煙的一個蘇都沒有的。

日子一天天過着。傅雷千德家似乎把我忘了。我打量他們知道了我的逃走不理我了。這些焦愁之外不久又添了駭人的疼痛，自己素不小心，又好逛女人，我的肚子發燒起來，疼痛得這樣厲害，只怕我不能回家。我瞞着醫生，怕他不放我走，躺了幾天，體力一天弱似一天，我還爭扎着起身，到樓下走走。安習兒姊姊不理我了；晚上她巡視睡廊和大餐房，背轉臉裝不見黑暗處熾着的犯禁的煙管，她經過我身旁，淡漠地冷冷地把眼望着別處。但是，一天早晨我勉強走到院子裏，沿路見櫈就坐下休息，她見我面色灰敗大變了樣子，又不禁動了同情。這天晚上，在她巡察過宿舍之後，我一手支在枕墊上張大眼睛看着窗裏透過來的灰藍色月光，長廊那頭的門忽開了；我望見，忽而現在銀光裏，忽而沒入黑暗裏，安習兒姊姊向着我走來。她臉上帶着溫

和的微笑。『明天早晨，』她對我說，『醫生要查驗你，我今天看見了傅雷千德太太；大概你兩三天內可以回巴黎了。』我在床上跳起來，面上立刻有了光彩。我真想舞而且唱，從沒比這時再快活的了。天亮了，我穿上衣服，心中忐忑着。我跑進那間房去，房裏圍桌子坐着許多醫生和軍官。

兵士一個個挨次脫出遍體創傷或腫腐的身軀。將軍剝着自己的指甲；武裝警察長拿報紙當扇子揮風；醫生們一面診病，一面談話。輪到我了，他們把我從頭看到腳；按按我的胃部，像氣球般又漲又硬。他們一致同意准我告六十天病假。

我居然能去見我母親了，重理我的古玩和書籍了。肚子裏也不覺發燒，我小羊兒似地躍著。

我已把好消息通知了家中，母親接連來信問爲什麼還不到。糟！我

的告假照執還要送到盧安分部去簽字。五天之後執照送來了；我可以走了。我找着安習爾姊妹求她代我設法，動身前輩我出去謝謝傅雷千德先生和太太。她去見了管理說妥了。我奔去見過兩位慈和的老人家，他們定要我受他們一方絲手帕，和五十佛郎的路費。我回到醫院，再找安習爾姊妹，遇着她在園裏；我很感動地對她說：

『呵，親愛的姊妹，我要走了；我怎麼報答你給我照應呢？』

我握着她的手，她想縮去，我把它舉到脣上，她飛紅了臉，『再見，』她喃喃地說，把手指指我，頑笑地說道，『規矩些！不要在路上結什麼不好的相識。』

『呵，別擔心，我的姊妹。我允許你不。』

點鐘敲過；院門開了；我趕到車站；跳上車；車開了；我離了伊武魯。車裏人頗多，我幸氣好佔着了一隻角。我探頭窗外，看見幾株

平頂的樹，遠地裏幾處起伏的山頭，一架橋梁，跨在一個大潭上，潭水耀着日光像新擦的鏡面。這不見得有趣，我倒回角裏，瞧着電綫，黑色的絲絲劃分着蔚藍的天空。車停了，我前後的乘客都下了車，車門閉上；隨後又開了，讓進一位姑娘。她坐下整理衣服，面幕啟了，我霎見她的臉兒。很漂亮，眼是天際的彩藍，脣是紫色的塗脂，牙齒潔白，髮是熟禾的金黃。我逗她交談。她叫蕾納，她繡着花，我們談着，儼然是老朋友了。忽然她臉色轉變要暈過去。我推開車窗，給她一瓶鹽末，這是我從離巴黎後常帶在身上的；她謝謝我，說沒有什麼；她靠在我背囊上假寐。幸而這一間只有我們兩人，但是木隔板只有腰這麼高，大家可以互相看得見，尤其聽得着那些鄉下男女粗聲的笑嚷。我恨不得把他們一個個都痛打一頓，這班蠢貨，他們噪鬧她睡覺！我聽着他們發表鄙陋的政治議論；聽厭了，我只得塞起耳朵。

我也裝睡。但是前一站的站長說的那句話，「你們到不了巴黎了，路軌在孟德掘斷了。」又回到了夢中。我張開眼；我的同伴也醒了；我不肯也叫她擔愁。我們低聲地談着，她告訴我她是到賽扶藥上她的母親家裏去的，「但是」，我對她說，「這車今晚十一點纔能到巴黎。你怕來不及上左岸碼頭。」

「怎麼好呢？」她說，「要是我哥哥沒有來接我的話。」

呀！苦哉，我身上髒得像掃帚，肚子又如火燒。我實在不敢請她上我獨身男子的住處去，況且我又急於要見母親。怎麼好？我爲難地看着蓄納。我握她的手；這時車子剛打灣，車身一震，將她望前一拋，我們的嘴唇近了，接觸了，我按着嘴，她飛紅了臉。好！她的嘴微微地動着，她還我一吻，銳利的激刺直貫我背心，觸着這兩顆熱熱的櫻珠我的知覺都沒有了。呵！安習爾姊姊，安習爾姊姊！男人是靠不住

的！車吼着，往前飛奔。我們滿快地向孟德進行；我的擔心是無須，路軌還好好的。蕾納半合着眼，頭枕在我肩上；她的鬚絲纏着我的鬚，觸着我的嘴唇，我手抱着她的腰，她靠近我，我搖着她。巴黎近了；我們經過堆棧，機房，許多機頭升着汽在紅霧裏吼着。車停了，收過票。籌思了一回我決定帶她上我的寓裏去，若假使她的哥哥沒來接她。我跑下車，她的哥哥在。「五天後」，她說，親一個吻，小鳥兒飛走了。五天後我躺在自己床上，害重病，普人佔領了賽扶灘，從此後我沒再見過她。我心中怏怏，發着長嘆；但是，這不是愁悶的時候！我在一輛公車裏顛着；我瞧見了我的鄰居；我到了母親宅前；我直衝上樓梯，一步四級。我猛力拉鈴；女僕開門。「是先生！」她跑去告訴我母親，母親跳出來接我，她反白了臉色。她擁抱我，把我從頭看到腳，退後一步，再看看我，又擁抱我。這時僕人已搜索過點心

舖。『你一定餓了，鄭錫南先生？』我想我該餓了。我把給我的什麼東西都吃個精光，我灌下大杯的酒；說真話，我還沒知道我喝的是什麼，吃的是什麼！

末了，我到自己房裏來休息了。我的寢房還和我走時一樣；我滿屋子跑到，真興頭，我在沙發上坐下，休息，出神，快活，儘瞧我的古玩和書籍。我脫了衣服，在大盆裏翻滾着，幾月來今天第一次得洗過脚修過趾甲，睡清淨的牀舖。我跳上牀，牀簾動着。我攢進毛絨枕頭，我閉了眼睛，我高飛入黑暗鄉裏。

我似乎看見法郎惜，燃着巨煙斗；又看見安習爾姊妹，微笑地在瞧我；又看見蕾納向我走來；我一驚醒了，我像個瘋子。我又沒頭攢入被裏，但是，肚子裏的疼痛平靜了一回，可又發作起來，現在神經不像剛纔那麼緊張了。我輕輕地按摩着腹部，想痼疾總該好了罷！我

在家裏了。我有我自己的房間。我自己對自己說，一個人要嘗過醫院和營房的滋味，纔知道一盆清水的價值，纔知道能讓我們安休自隨的清靜有多麼可貴。

註一 跋廷革，拿破崙第三渾名；羅紀福，一反帝國的宣傳者。

註二 莫梅隆，加隆郊外的市鎮。

註三 屈林格鹿，法軍中的護傷隊。

註四 三十六開，含三十六度火酒的酒。

仇臺總督

法郎士 Anatole France 著

雷莒拉糜亞是意大利名門之子，他到雅典研究哲學的時候，還沒有脫卻他的 toga Praetexta（註一）。回國後他住過羅馬，後又住在他的愛斯克林的家中，同一羣浪蕩公子，專作狎邪之遊。後來被人告發他與一御事人員塞爾必克·葛列納的妻麗關且有曖昧行爲，又經查察屬實，羅馬皇鐵貝勒凱撒罰他充軍。這年他正二十四歲。在放逐的十八年中他歷經西利亞，柏勒斯泰，喀柏的仙亞和亞美納亞諸境，又曾在安西亞，喀塞萊，和耶露撒冷作長時的盤桓。鐵貝勒死，凱斯當國，拉糜亞纔請命得返羅馬。他還運動發還了一部份財產。逆運教給了他

許多智慧。

回國後他避去與羅馬的姑娘太太們的一切交際，不做官，謝絕公衆的應酬，隱居在愛斯克林的家中，日事於記述他遠遊中所親見的奇蹟異聞，有如他自己所謂，將贖愆之年的歷碌辛苦作爲暇時的排遣。他在這靜恬的安逸中，間或攻讀幾本享樂諸子的學說，而悵然不知老之將至了。六十二歲這年，苦於疾病，他決計到裴伊去受溫泉的療治，那裏的海崖，從前是翡翠鳥翔集，而今已成了貪歡樂的羅馬富翁們的退遊之所。拉糜亞初來獨住了一星期，貴人中沒有一個是他的朋友。一天飯後偶然興來，他步上臨海枝蔓叢密的斜坡。

來到坡巔，他就路側篤癩香的蔭下席地而坐，放眼看秀美的景色。左邊展開弗萊格林的灰黑而荒瘠的大平原，直接鳩梅的古址，右邊密色銀山角斗然插入鐵冷銀海中。他的脚下，燦爛的裴伊沿着婉蜒的

海岸，排列開無數的園囿，別墅，雕像，拱廊和面海一行白石的樓台。在海灣的彼岸康伯銀海濱，遠遠地起露在北雪連坡的桂林梢上，有夕陽映輝着的巍峨的殿宇，在地平的極際可以看見維蘇佛斯火峯燦然如笑。

拉糜亞從衣裾裏取出卷冊一本，中有自然論一篇，臥在地上讀起來。但是只聽得奴役的聲音一呼，一頂小轎從側徑裏轉了過來，要這他起身讓避。轎簾啟着，拉糜亞能看見榻上橫躺着一位軀體壯偉的老者，曲臂支頤，沉鬱而傲慢地望着前面。鈎曲的鼻子和凸起的下頷幾乎要在唇上相接觸，兩腮亦方正有力。

拉糜亞一見就斷定這面貌他極熟悉，但是名字一時記不起來。然而隨後就搶上去，驚喜地叫道：

「顧典士·露萊忒！謝謝菩薩，他叫我又重得到見你了！」

老者一揮手令奴役停步，銳利的目光看一看喚呼他的生客。

『羅典士，我的東翁，』那生客又喊道，『二十年的光陰真的蒼灰了我的毛髮，陷落了我們的雙頰，使你再不認識你的老友埃勒士·拉糜亞了麼？』

一聽這個名字，羅典士·薛萊忒立刻跳下小轎，連連擁抱拉糜亞。

『善薩！又得重會見你是多大的快樂。但是你又引起幾年我在西利亞省做仇臺總督時的許多舊事來了。噲，我第一次見你已是三十年前了，那是在喀塞萊，你到那裏消磨無聊的放逐的年月去的。我幸能幫助你縮短期限。但是爲了友誼，拉糜亞，你又伴我到那悶人的耶露撒冷，那裏猶太人引起我滿腔的仇恨和憎惡。你做了我十年的賓客和伴侶，常開談些羅馬和羅馬的事物，藉此互相慰解——你只求忘

懷於你的災難，我只求忘懷於國政的重負。」

拉糜亞又擁抱羅典士一次。

「你遺漏了兩件事，羅典士；你忘了你爲我運動漢羅德安和儘量地供我揮霍的兩件事。」

「別提那些，」羅典士答道，「回羅馬後你會遣人送給我一項巨款，已經償我而有餘了。」

「羅典士，你對我的恩惠不是還了錢就可以了的。但是，且告訴我，菩薩是否已允許了你的願望？你是否得享你應有的種種福樂？你的家庭，你的境遇，你的身體怎麼樣，請都告訴我。」

「我已告老多年了。我在西西利島上略爲有點田產，自己耕種爲活。我的長女，我最愛的波西亞，喪偶已久，現在就同我住著，爲我料理家務。謝謝菩薩，我的精力還好；我的記心也還不壞。但是暮年

總不免有許多疾痛悲傷。我近來爲風症所苦，此刻我就要上弗萊格倫曠原中尋醫治我的病的藥方去。據說在曠原中夜中冒火燄的灼熱的土地上，有一種硫黃氣蒸出，這種硫黃氣能減風痛，活絡骨節，至少醫生告訴我是如此。

「但願你這方子有效，龐典士！但是，儘管風症劇痛，你還沒有我這般看老，雖然實際上你至少要長我十歲。你現在所保存的精力比我從前年青還強得多，我今日見你居然還氣色健旺，真是喜出望外了。我的好友，爲什麼你早就告退了呢？告訴我別後的一切。我動身到喀柏亥仙亞預備經營驟馬生意的時候，你正在征討薩蠻立塔的暴動，此後我一直沒有見過你。不知這事成功到如何程度？請告訴我，關於你的種種事情我都極愛聽。」

龐典士·霹萊德 斐然地搖一搖頭。

『我生來的天性，』他說，『和我的責任心令我爲公家幹事，不但肯盡勞，而且還極熱心。但是我到處遭人的切齒怨恨，陰謀和謗毀鑿傷了我功業的茁芽，預期的碩果因此萎落未熟。你既問起我薩蠻立塔的背叛這件事，且坐在石上，讓我簡括地述給你聽聽。這些變故在我目前還栩栩如生，彷彿就是昨朝的事。』

『有一個善於詭辯的當地人——在西利亞是數數見的——煽動薩蠻立塔人持械集合在謝烈格姆山上（此山是當地所奉爲聖地的。）說他能把古時伊望台和我們祖先哀內斯時代，一個古傳英雄或者一族的神明，名稱摩西所藏埋了的幾隻聖舟當衆顯示。此說一傳，立時轟動了薩蠻立塔人；但是我已先得警報，趕派部隊佔住了山頭，駐馬兵團監視了來路。

這些預防手段是不能忽略的。叛衆已經在圍攻謝烈格姆山麓的

泰拉剝拔城了。我驅散了羣衆，壓制了一場尙未成形的變亂。爲竭力用少數的犧牲作警戒起見，我把爲首的幾個處以死刑。但是，拉糜亞，你知道我這時是絕對受制於大總督維德連斯的。他治西利亞，種種都是反羅馬的舉動。他看著帝國的河山彷彿是包給諸藩的租界。薩蠻立塔中的領袖嗾我，到他面前去哭訴。聽他們說起來，他們決不敢反抗凱撒，都是我激出來的變動，全爲抵禦我的暴力他們纔集合起來的。維德連斯聽了他們的哭訴，另委他的朋友馬爾塞斯辦理仇台的事務，令我自見皇帝辯白去。我滿心憤恨地上了船，行抵意大利海岸，鐵貝勒以年邁，疲於政勞，死在前面那密色能山上，從這里坐處我們正看得見暮雲裏那龐大的山峯。我向他的繼任凱斯辯白，凱斯的譏方原極敏銳，他對西利亞的情形又很熟悉；但是，拉糜亞，命運偏還要和我作對。凱斯有一個猶太親信阿格列柏，是他童年的老友，凱斯看待

他比自己的眼珠兒還要親密。就是這個阿格列柏偏袒維德連斯，因為維德連斯是安揚伯的政敵，而安揚伯又是阿格立柏所最恨的人。皇帝惑於寵臣之說，不聽我的辯訴。沒奈何我只得低頭忍受這番冤枉，含淚吞聲，退居到我的西西利莊地。若不是我的女兒波西亞來安慰安慰她的老父，怕我早已抑鬱死了。我種幾畝麥，我田中的穗子通省裏要算是最實大的。但是現在我的生命快告結束，聽憑後輩去判維德連斯和我的曲直罷。」

「羅典士，」拉糜亞答道，「我相信你對薩蠻立塔人的舉動，是以盡忠於羅馬爲目的而受了剛正的天性所支配的。但是這一次或許你不免多受了膽氣猛烈的影響了罷？你要記得在仇臺時，我比你年青，血氣當然更要剛直，然而我常以寬和仁慈勸你。」

「寬和猶太人！」羅典士霹靂感叫道。「你雖在猶太住了多年，

你對於這些人類之敵似乎還不大了解。驕傲而又卑鄙，牢不可破的執拗，加以十分下賤的志氣，他們就叫你愛不得，恨不盡。我的性格，拉糜亞，是受過聖歐格斯忒的教訓的。當我受任仇臺總督的時候，天下已經普遍了「太平羅馬」的思想。我們已經不同內爭時代常見爲一個總督擴張勢力而以一省作犧牲的事情。我深明我的責任所在，我留神作事要以謹慎和平爲標準。我決意寬大，只知寬大，皇天后土，可鑒此心。但是我的仁慈的用心究竟有甚益處？拉糜亞，在我爲民之牧的事業的開端，第一次遇着變亂的時候，你是親在我的身旁的。還用我一一地重述麼？保衛營從喀利萊開進椰露撒浪的暖寨，軍旗上揚着凱撒的像。椰露撒浪的人民不識皇帝的神明，以爲大辱。國中的大僧到我的公堂上，蠻橫而卑屈地要求在他們的聖城中必須摘去軍旗。爲崇凱撒的神明的德性和維持皇帝的尊嚴起見，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於是亂衆合了僧侶，圍着公署齊聲狂呼。我立刻傳令軍隊卸去兵器，用短棍向前驅逐橫凶的羣衆。但是不顧痛擊，猶太人繼續地要求，其中最倔強的翻身地上，延頸受棍，固意地求死。這次你親見我的屈服了，拉糜亞。接着維德連斯的命令，我只得把軍旗送回了喀刺萊！這場羞辱我當然是冤枉受了。我敢對萬世的神明起誓，我在職的幾年，從沒有一次越出法律和公正的範圍。但是我現在老了，我的仇人對敵都先後謝世，我將終老不得雪恨了。誰不明白我的冤屈？」

他發一聲恨沉歎下了。拉糜亞答道：

「對將來未定的事情，要一不希冀二不畏懼，那人纔真是個賢者；身後的人言於我們有什麼相干？我們本身纔是自己的見證，自己的審判。羅典士·霹萊忒，你不必期望將來，你只要信得過自己的剛直公正就是，你既捫心無愧，朋友相敬，這就夠了。我們都明白從

政之道不單是寬大就行的。自來宦人的舉動中就不容有這人類的懦弱性，雖然是哲學家所極端贊許的。」

「我們現在暫且不談，」羅典士說。「弗萊格倫曠野中的硫氣要當陽光初斂地熱未散之前薰受最有效果。我還得趕去。再見罷！但是今天我又尋着了一位朋友，倒別辜負了我的好運。埃勒士·拉糜亞明天請到我家中吃飯，我的家就在密色銀這面，鎮蓋頭的海邊上。很容易尋，只要看門拱上畫着一羣猛獸，圍着阿勿士聽他彈古琴的便是。」

「明天見，拉糜亞。」他又說，坐上了轎子。「明日我們再談仇臺。」

第二天晚餐時拉糜亞到了羅典士·露萊忒家中。廳上只收拾兩隻坐榻；一席銀具，佈置雅潔，席上是蜜製歌雀，鷓鴣，呂克林湖的鮮蝦，西西利的八目鰻。一面吃着，羅典士和拉糜亞互問彼此的病症，

長篇大論地形容着病情，爭相介紹各人從朋友處得來的種種醫方。彼此慶幸得在斐伊重逢，競誇着海景的明媚和氣候的溫和。拉糜亞極口稱揚常到海邊來遊玩的妓女的美麗，滿身金銀，曳着蠟式繡花的長襪。但是年邁的總督却深慨於外人，甚至帝國的仇敵，都以珠玉紗衫等花飾來誑騙羅馬人的金錢。一回他們又談到此方種種偉大的工程；如褒德雅立和斐伊中間凱斯所建的長橋，和通連亞佛爾納，呂克林二湖，直出海洋的歐格斯忒所鑿的運河。

「我也曾，」羅典士嘆息地說道，「我也曾想做一點裨益大眾的工程。受任做仇臺總督的時候，我曾計劃過開一條溝道，可以供給椰露撒浪多量的清水。平地的工程，各部的配置，蓄水池的斜度，水管的裝置，——我請了專門學者——都計劃完備，定奪好了。我打了圖樣給監辦，以防個人隨意更動圖省事，工程師和工人都受過吩咐。

但是，非特不滿意建築水道使城中得多量的清水，椰露撒浪的居民反而大聲呼籲，以爲侵犯了聖地是大大之不敬。他們紛紛聚合攏來，奪住工人，把底石都給發掘了。拉糜亞，你想得到還有更蠻蠢的人麼？可是，維德連斯聽着他們，我又只得奉令停工。」

「這本是個難解的問題，」拉糜亞說，「究竟違背民意的爲民造福是不是正當。」

羅典士連續着說似乎沒有聽見拉糜亞的話。

「反對開溝道！真瘋了！不論什麼東西，凡是羅馬來的猶太人就嫌惡。在他們眼中，我們是污穢的民族，我們本身在仇台就是對他們的一種褻瀆。你當還記得他們從來不肯進過我的公署，怕受了沾污。結果我不得不在露天裏白石階上辦理公案。」

「他們畏懼我們而又藐視我們。但是，羅馬不是這些民族的母親

和看護者麼？他們不是微笑地睡在羅馬的懷裏而不自知麼？王師到處，太平自由就佈滿了宇下。征服的民族，我們都對之如朋友，聽其自由；不特如此，還爲他們保障他們法律和習慣的永存。曩時西比利，小王林立，戰禍連年，能享著歸降後的那種平安繁盛的幸福麼？若使羅馬要聚斂一點，作爲仁政的酬報，也應該的；但是蠻朝裏的寶藏壘壘，皇邦可曾染過一指饑餘？她會否侵毀過北錫牛的菩菩萊的神龕，馬立門或西西利島上仇必圖的寺宇，還是椰露撒浪城內任何猶太神人的宮殿？安西亞，柏爾密拉，亞柏美三族既得安享他們的財產，不復畏懼沙漠中遊行的阿拉伯人，於是他們建造廟宇多所，供奉羅馬的功臣和神明的凱撒。惟獨猶太人啗恨羅馬，抵制羅馬。他們非用武力不納歲貢，抗拒服兵尤其堅決。」

「猶太人，」拉糜亞應道，「極愛他們的遺風習俗。他們疑心

你，我承認是毫無理由，要取消他們的法律，變更他們的習慣。你別動氣，羅典士，我說你做事的態度常不能打消他們這種懷疑。你雖則竭力自制，可是你總喜歡引憑他們的恐懼，而且非止一次我見你當面洩露你藐視他們的信仰和宗教儀式。你常訓令部下掠奪他們大僧的祭服和佩具，把它們收藏在安熙寧堡中供人觀覽，這是最使他們憤慨的。我亦承認猶太人不能像我們一樣地了解超凡的事物，但是，他們的宗教的儀式，由來已久，也是值得尊敬的。」

羅典士·霹萊忒聳了肩頭。

「他們對神道很少明確的觀念。」羅典士說。「他們供奉仇必圖，但是又諱說他的名字，不知道爲他建像。他們甚至還不會學亞細亞人供神的方法，鑿一具粗劣的石身祀拜。他們不知道什麼是阿齊羅，南潑都，什麼是馬爾，普勒多，亦不知道一個女神。但是我確信他

們從前曾信奉過維納，即在今日他們女人還用白鴿祭神；你我都會看見過寺廟的殿廊前賣着一雙雙的鴿子。我聽說有一次一個瘋人打翻了好幾個這樣的棚攤，僧侶們還嚴重抗議，以爲是極大的冒犯。我想他們這種用鴿子祭神的風俗是祀奉維納留下來的。你笑什麼，拉癩亞？」

「我笑的是」拉癩亞說，「我剛觸起一種有趣的幻想，我自己還不知道是何從來的。我在這兒想像或許有一天猶太的仇必圖到了羅馬，對你洩一洩他的憤恨，也未可知。他爲什麼不？亞細亞，阿非立加兩洲傳入的寺廟已經就着實不少。羅馬城中我們眼看着起的義西斯和狗面阿牛別的廟宇。公共區市裏，甚至演馬塲邊，我們常遇見騎在騾背上的西利安的朋迺代。你沒聽見過麼？鐵貝勒時代，有一位曹貴少年，自號埃及的獨角仇必圖，仇必圖亞孟，因此得了一位貴太太的青眼，這位貴太太慈善心重，對任何神道都是一視同仁地博愛的。小

心，羅典士，提防無質無形的猶太仇必圖在那一天上了亞斯仙亞的頭。」

想到有自仇台西來的神道，督辦嚴厲的面上不禁現出了笑容。他沉重地答道。

「猶太人對自己的聖教還各執一說，爭辯不清，如何能將這種信條施之國外呢？你親眼見過，拉糜亞，公共市區裏，猶太人分作數十派別，手執短棒，相對着指天畫地，百般辱罵。你會親見他們在寺前的階上裂着骯髒的衣服以表示心中的悲憤，而其中一面又有不少的蠢才正在快樂着預期的幸福。他們從沒知道，關於神天的事物，未曾一定；凡庸愚所無從得悉先機的種種，儘不妨平心靜氣慢慢的討論；因為永生的神們底究竟是永遠隱藏在秘密中，我們是無法探悉的，雖然我仍主張，信有神道的命數終不失是個智者。但是猶太人缺乏哲學的頭

腦，絕對不能容忍異已的主張。他們斷定，凡關於信仰方面的東西，有和他們教條反對的，就該受極刑的處罰。但是羅馬的智才是駁御於彼輩之上的，所以猶太法庭所判決的死刑，不得巡撫或總督的核準是不能執行的；因此他們常常糾纏著羅馬官長，定要逼出他的許可，常包圍著公衙拚死地爭。不知多少次，他們合集了大衆，老幼貧富，跟著他們的僧侶，擁上我的象牙坐椅來，牽住我的袍襟，扯著我的鞋帶，只要求我——勒逼我——將那不幸的人處死，他們的罪名是什麼我真看不出，至多只能宣布他和他的告發人一樣瘋癲罷了。多少次實在說不清！每天都有，沒有一天沒有。但是我還得行施他們的規律，當我自己的的一樣，因為我是羅馬委派來維護他們的法律的。我初就任時，曾竭力開導他們，我想營救他們的慘苦的罪犯，使免於一死，但是我的寬容越發激惱了他們；他們問我要犯人，圍著我爭奪，猶如一羣張

翼努隆的驚駭。他們的大僧上疏凱撒，告我破壞了他們的法律，他們的上訴，得著維德連斯的助證，使我受了嚴厲的責備。多少次我恨不得把原被兩告一夥兒都砍了！

『不要以爲我是，拉糜亞，對這民族懷著失意的憤怒，耄年的肝
夷，以致怨恨羅馬，牢騷不能自安。不過我已預料及將來的最後一
步；他們遲早要逼到我們不得不如此。我們用和平的手段治理不好，
勢必要毀滅了他們爲止。這是無可懷疑的。他們熾炎的心中醞釀著叛
逆永遠沒有平靜的時候，將來必有一天，突然爆發起來；牛密庭的怒
恨和巴興爾的怨恐怕還不足諭其猛烈了。他們隱懷不軌的謀爲，預籌
著我們的顛覆。若一旦受到神道的獻啟，他們又要妄想自己民族囊產
生一位真命天子，他的帝國將擴充及於普天下了。對於這種人民是永
能寬容的，非全殺盡不可，柳露撤浪應該毀爲平地。我年雖老，還許

遠可以見到這一天，椰露撒浪的城垣傾塌，房屋灰燼，人民誅戮，寺廟林立的地方，白鹽一片。那時候我的冤屈就大明於世了。」

拉糜亞竭力挽回談話的猛烈的趨勢。

「羅典士，」他說，「我不難了解你這種積久的憤怒和如此毒狠的期料。的確，你所親見和身受的猶太人的特性是極不利於他們的，但是我住在椰露撒浪旁觀多年，和居民混和往還，得以觀察出許多隱微的德性；是你所絕對沒有看見的。我曾遇見過滿身和氣的猶太人。他們簡純的態度和心地的忠實使我想像到詩人所描寫的斯巴達先哲。你自己也看見過，羅典士，忠直的猶太人甯可立斃杖下，為他們信仰犧牲性命，決不肯洩漏他信仰的是什麼。這種人我們不當藐視。我講起這點，因為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應保留幾分中庸，不可偏於極端。我承認我從不曾對猶太人有何熱烈的同情，但是猶太女子我却覺得極討

人喜歡。那時我年青，西利亞女子誘得我的全付神經都發生感應。她們的朱紅的口脣，睫陰下閃動的波睛，她們的迷朦的凝眸直透進我的骨髓。抹粉塗脂，體芳撲鼻，她們肉體的誘力真是可喜而不可多得的。」
羅典士不耐煩地聽著這些誇獎。

「我是不會受猶太女人妖迷的人，」他說；「你既然提起了這件事，拉糜亞，我少不得說我從來就不贊成你這樣的放蕩。你在羅馬與使館人員的妻子發生曖昧，我那時不顯明地表示我以為你昏愚，那是因為你是正受著自己過行的虐罰的緣故。在貴族社會中，結婚是神聖的束縛，是羅馬的綱維之一。至於和異國婦人或女奴發生多少關係原沒什麼要緊，不過要困亂而軟化我們的身體就是了。你喜歡殷勤街頭的維納未免太蕩；而且，我最不以為然的是，你始終違反國律，未曾婚娶為大共和國產生子女，盡好國民的責任。」

但是鐵貝勒朝會嘗過流竄滋味的人已經不聽著這位尊嚴的貴官的說話了，他脫下番爾寧帽，目前現出一幢人影，他面上微微露著笑容。

沉默了一回，他又嘆音沉漫，一步高一歩的說道：

「她們舞得多美，西利安的女人！我在椰露撤浪見過一個猶太女子，常在斗室中，昏暗的燈光下，蹈著舊敝的地氈，婆娑作舞，粉臂揮動，震著她的鏡盤。她的腰兒彎彎，頭兒仰後，一若支不住金紅的垂髮，眼珠兒漾著妖冶，身段嫵娜，無力，她可以使克麗亞柏缺蘭見了也妬灰了朱脣。我愛她的粗野的跳舞，愛她的鶯喉，微妙而又極甜——愛她芬芳的體氣，和她的迷離若夢的狀態。我跟著她，混跡在大兵，術士，強巧的下等社會裏，到處跟著她。但是，有一天她忽失蹤了，從此我再沒見她。我到處下等胡同，旅店裏都尋到，沒有了她此失了希臘美酒的胃口還難受百倍。數月之後，我纔聞知她入了一個男

女的小團體，他們都是一個年青格列達人的信徒。這魔人的名字叫耶穌，是 Nazareth 來的，後來不知爲了什麼罪名被磔死了。羅典士，你還記得這個人麼？」

羅典士·露萊忒盛緊眉頭，把手舉到前額，作思尋的樣子。這樣沉靜了幾分鐘：

「耶穌？」他喃喃地說，「？Nazareth 來的耶穌？我記不上來了。」

註一 togā praetexta 羅馬兒童的衣服。

都耳的一雙愛人

白蕾 Maurice Barrès 著

在牠底故鄉塞維爾城裏，曼郎黛底美麗和輕浮敗壞了許多人的名譽。二十歲左右，她有一種浪漫的癖氣，專愛做「同淘」中最漂亮，俊秀而且高貴的少年男子底乾姊妹。她相信——當然很錯謬——倘使二個人底感情是高尙的，行爲是純潔的，他就可忘去一切惡意的談論。但是結果弄到屢次受人污辱，於是她離去西班牙，嫁了一個年青的法蘭西人，那人爲了結婚犧牲了他底健康和事業。

他們旅行三年，以後就一直住在巴黎。三十六歲她就做了寡婦。她丈夫底家族本沒有真心承認她。因爲他們雖也稱爲大族，但是還

不脫那種中下流社會的心理，看待外國女子總以為帶幾分江湖氣；加以這位少年娘子又不足以引起他們相反的觀念。所以她寡居後，他們就不過問她，不幫她維持在社會中的地位；不久她底豁達的胸襟，希世的美貌和從西班牙傳來許多關於她往事的消息使她墮落了。她承受了一個少年男子的愛情，這原是年青人所樂為的呵。

沒有人知道他們確實的關係，但是，照例人們從最壞的方面着想總是不會差的。的確，他們私識有八年之久，兩人都以無窮的柔情密意相待，從不曾故意地互相傷惱過。他們還互相超拔了，因為從兩人自己的關係中，他們證明了世界上並非一切都是卑鄙的。他們就這樣的過活著，他毫無牽掛，只有深情和感愛；她呢，對旁人是高傲而且多脾氣的，對他便是全付的柔情密意。他們絕對不想結婚；結婚將在他們放浪的生活中平添許多妨礙的分子。

公衆處，他們常在戲園和賽馬場裏見面，私下二人又幾乎沒有一天不在孟塔納路密室裏撕守幾點鐘的工夫。這年青女人不覺漸漸從最高階級流入了獨人男子的社會而似乎很快意；至於他，則常無厭倦地聽她敘述她在塞維爾和旅行途中所遇見的事情。

她講給他聽非洲的野驢，安特路西亞底苗太的菓子，和白萊里島上的氣候。她覺得意大利比起粗悍的西班牙來是有些乏味；她厭惡英格蘭，也不愛關心中歐羅巴洲的東西，除了喀爾斯白酒館裏底夏夜之外，那裏稱爲『陸撤』的流浪人常在館裏歌唱。對於這些他和她的意見十分契合，聽她像玩够了的孩子一樣地講她底栩栩如生的印像和情緒，他感到極大的快樂。

她最喜歡一種浪漫的人生觀，這人生觀是她早年所感覺到的，許多年來她始終不肯自己打破這種幼女時代的夢境。她想這定然是一種

極美的生活，倘使會像手足般和最都雅的少年男子發生完美的友誼，同生在愉快，美麗和信仰的大氣中，猶如生氣揚溢的兩個孩子，互相接吻而共分着他們玩具一樣。她底這些活潑的幻想果然使他底道德觀念轉移了幾分。她愛着這樣一個純是樂觀，溫柔和感情所造就的可人，感着一種極細膩特殊的快樂。他底心力也學得更敏銳了，因為她評論事物不泥於道德觀念，而只憑她自己的美之感覺的命定。

但是他在她愛友底臉上終不見有圓滿無缺的快樂。大概她自以爲還沒有被人充分地愛過，而在渴望著更熱烈的愛情麼？他曾問過她：『不是，』她必定回答，『我並不苦惱，可是，我覺得世間一切歡樂我都已享受過了。』

她擁她在懷裏，不能發一語，因為他覺得她這話是真的。最壯麗的馬，最溫柔的情人，一切無微不至的要求——她都有過了，更沒有

東西足以使她快樂了。總而言之，她因爲享盡一切而感著苦痛了。

只有一個想頭她還時常觸到，就是到東方各國去。她很開了這是由於她看了日本藝瓶，織錦綢，和中國使館裏幾件可玩的飾物，而得來的一個東方各國的想像，一個純乎傳聞的不符實際的觀念。只有這樣經驗她還沒有身經過。她心中景仰中國，因爲還未曾有機會見過那裏也同樣有不圓滿的分子存在，足以損壞現實的種種；她常說：

『等我老了，我愛，覺得不能再享受我所有的一切的時候；我預備到那邊去，送多少禮物給你後然後再死。』

她的性質如此浪漫——雖不至過於荒唐——這種幻想很使她欣喜——神秘她了結自己的生命，投身在陌生的人羣中，猶如病的小動物自投在西茵河中一樣。呀！在何時日色晶耀的一天，孑然一身在上海的某旅館中死去，死去以要上帝的哀憐！

人能得你的歡心，你就當帶她到這裏來，只要她是一個真的朋友，因為我惟一的心願是望你能快樂。但是有一天晚上，聖誕節的晚上，我要你獨自留在這間房裏。」

她幻想：在聖誕節這天自然會變生極大的變異，在這天晚上種種無生的物件都會得著靈魂而成爲活的。

「允許我，」她又說，「你將來這裏，在這些舊什物的中間，追憶我們已往的快樂。」

她說話如此溫柔，純然沒有一點妬忌的口氣，兩人都滿含眼淚感著苦盼的快樂，如信徒一樣虔誠地期望著，雖然他們自己還不知道爲著何人何物。唉！這是何等的懊喪，兩人更不能互尋歡樂，而反向無力的悲哀中，得幾分酸楚的慰解，益覺自己的可惱可恨！

果然依著她，他不時到這冷棄的房裏去消磨幾多時間在往事的回

憶中。雖然她會允許和他通信，允許告訴他別後她每次的住址；但是他始終沒有收着一個字。倘使他有不堪，那就是一種傷懷的悵惘，「一種自恨的快意，」回想他竟目睹著至美的愛寶落入了旋渦中去。

八個月後，聖誕節已近，一天一隻滿裝著中國奇珍的箱子寄到了孟塔克納路，他把箱子擱下，暫且不開，等到一晚正是慶祝耶穌降生的時辰，他把自己關在他們的密室裏。

燈兒掛在原處，在舊時的什物上，照出光明和陰影。在這些什物的中間，他和曼郎黛會消度過多少個黃昏。更衣室和音樂室裏，兩處都留著他們甜蜜的情意和熱烈的歌聲的記憶。就在這間寬廠的房裏他曾被美和柔愛所陶醉，他覺得牠空氣裏充滿著光明和熱烈，猶如是馮狄克唱西葛門情曲的歌喉。就在這裏，在他的情婦膝下，他逐漸地辨透婦人的假幕，識出這個真女子，並非只是一個多姿善交的畫中美人。

寵，而是天賦敏達而又和未釋玩具的小女孩一般的天真。一架鋼琴，幾面立鏡，那間更衣室和這裏幾隻寬大的衣厨，還滿裝著簇新的花毯；牠們不是無生的物件而都是朋友，是親密的同伴。這瓶麝鹽——她談話時常拿來壓在她底脣邊；這隻藍色的藝，瓶中她最愛插金黃的鬱金香；間雜着朵朵紅色，和綠色的『鸚鵡鬱金香。』一切她娛樂的精巧的飾物，一切成人的玩具，件件都有精神——幾乎可以說是靈魂——因為牠們常受著她底溫愛的摩挲，感受著她底目光和喉音的柔意。這些花生滋在她底掌中和她底嬌嫩的脣邊的氣息下，好像就是真的溫租的動物。現在可仍舊是植物了，因為用愛的魔法使牠們生動的愛人而今不在這裏了。

漸漸地各樣物件都向他說起話來……第一件是那架大三面鏡。她在鏡前婷婷地立著，鏡中映射出她的美麗，就在這裏，他自言自語道：

『我愛戀她容貌底無窮的姿態，無窮的媚意，我覺得美是一樣活的東西，是人生萬用的總結。曼郎黛使我厭惡博物院和圖書館，那裏的東西是乾枯的不生動的。她使我懂得美底潤澤的快感，她爲我把荒郊佈滿了森林，海洋和夜的莊麗；當她底頭髮孩子式地披散著，她底眼睛快樂中沒在我底脣下時，我們彷彿覺著森林的芳香，海和夜底偉大與悲壯了。』

『此地是衣台和幾件家常物件，她總不許我接觸，每每奪過去，要她自己來服侍我，他說是借此作遣，但是我知道還有一個更深微的動機在指使著她，就是自卑的快樂——她，柔媚的她，這樣可以更加愛得親切呵。』

『就在這兒窗口，外面射進明亮的陽光，我有時從她的臉上移去我底注視，在她容姿呆倦神彩萎疲的時候；並不是爲她眼上的深圈不能

悅目，而爲怕，她的容色暫退，我底注視要使她難堪。

「這裏是一隻大圈手椅。在這里我們經過了初次密會的幾個緊張的鐘點。外面是慘淡的雪天的下午；我們心中混合著希望和籌思的情緒。兩月後的一天，熱戀的初浪剛消，她把這微奧的真理洩漏出來了——這次是偶然無心觸怒了我——這樣真理直撼著生命的中心，比一切情話和垂死的唇上的第一聲『心肝』還要猛烈，這句可怕的話，牠使頑話成爲嚴誓，足以變換聽道兩方面的衷情。我如何能學得那樣熱烈的口吻和顫動的聲音，當她倒入我底懷中時她說：「戀愛中，我底最親愛的，沒有自會。」

「這話真太甜蜜了，和罪孽一樣的迷魂，而且出於這樣一個使人心醉的人兒之口，可以墮落人生，甚於二十年的荒淫。在這樣熱情的顯著的光輝下，有什麼容器可以量得下這個人的得意和榮耀。愛情能教我

們內求，這是確實的。但是牠把我們與善和惡的兩方，也是一樣都離棄了。一切事物的慣序，常律，罪惡，卑謙，和物質的缺憾對於這兩人都成毫無意義，因為他們對兩人之外的世界就一無所取了。在統治人生的一切規律中愛情可算是在牛耳，牠能轉移一切，能順著她自己的私見解釋宇宙的意義，牠能破除禮教的約束，使我如罪犯一般地結合。」

這間房子，他和曼郎黛在裏面度過許多甜蜜的歲月的房子，把這種種往事的回憶都給少年人引回來了。深刻的情感，人生的意味，勇敢的欲望，脫離一切形式的自由，許些家常什物把他們愛情底全付背景，在聖誕節晚上無生物能和靈魂說話的時候，都給他引回來了。

他懷念他底愛人而反悔麼？一些兒都不。「牠不能再和我同居了。」他自己說，「因為我已得盡了一切，她不能再給我什麼。現在雖已遠去，但是我所能汲取的她底靈魂，都還遺留在這些什物上

和我底心中。有無數的東西在今日死去，牠們會使森林的鬚鬚，落日的反照，和言語的音句成爲極美的神品——在宇宙萬物的中間，牠們已各盡所能，除死之外更無所事了。——曼郎黛也已使我們享盡豐滿而去了。

然而曼郎黛雖已使她底愛人和什物得享豐富，但是她底事業沒有完工，她還沒有盡量地擴充她的活力。無窮乏的小胚果，她又乘風遠揚，帶著靈魂過海去了。

於是他想起曼郎黛從東方送給他的紀念品來。幾隻匣子，盛著神秘的物件。物件含著旅人底親切的思情和許多溫柔的記憶。他一件件弄來撫弄著，苦苦地搜索牠們底秘密，要牠們在這聖誕的晚上告訴他些什麼消息。

『在東方市場的百貨雲集的中間，曼郎黛獨挑出這幾件。她挑着牠

們猶如的挑我，也猶如我們共挑着許多歡樂一樣；但是這班生客竟一些兒消息不能告訴我。她一見她們，立刻就看出許多意義，而我竟一些不了解，難道我和曼郎黨一生命，合思想，沒有毫釐的差別，然使她感嘆的東西，對於我竟沒有一點兒意義？」於是他記起有時她夢見怪誕可怕的形狀，她很驚懼，以爲不僅是夢魔。她喜歡在心愛的衣服上繡飛龍，飛馬，怪獅和龜鼉，龜鼉是幻像中的東方怪獸。他更想起遠行人在夏天的黃昏：美麗的眼中含著欣悅的淚珠，記得她顫動的喉音奮興地描畫玫瑰的色香和加特伐狹巷的瞑死。這個蠱人的女子，天教她變幻人生。她愛一切爲被毀滅而生存的東西，似乎在垂斃的物件中，她越能覺得她底美的盡力。她要在毀滅之力的上面建設她底御宇。

這些包件就將房中充滿了腐意，和墓中的死熱。

『在這個時候，』他幻想，『在速朽國裏她已消盡了她的精力而倏然魂散了。她又酣暢地把她生命底別方面給中國人盡量地享受過，這種方面我是絕對接觸不著的。我想或者，並非自負，她把從我所得的也轉給了他們了。她的作工完了。依她自己底誓約，這箱子到我面前就是她死的符號，這種種事實所給與的打擊，我真沒有力量擔當。我們親近了幾年，結局還是分離。我亦不用悲傷，那消滅個人形體的灰土已到目前了。我深惡自己的感情像一個圈珠，在鬆懈的線條上不住地顛搖。不差我們在這房裏曾經一同奏樂過，這就夠了。樂聲超出於時空兩間的外面，建設起天堂，然後在天堂裏我們的欲望凝合爲一，表示兩個的生命也就是一人了，』

少年坐在鋼琴前黯傷的聖誕晨的曙光中，哼起西葛門的戀歌，默想在東方的某旅館中，她或許正揀著這一夜死去——這一夜她知道他

在追憶他們底往跡，爲她底死而悲哀，看着人世固定的方式，引起他的不足與苦恨。悶抑的苦恨，試看有幾點渺小的粟子，能被衝進都耳渦波中的船，激出輪輪的浪圈，從岸頭沙地裏將牠們漾脫。

一對結髮夫婦

蒲萊伏斯 [Marcel Prevost] 著

凡是常到奈斯和孟德加祿的巴黎人都該記得前兩個月在圓路，在美國散步場，戲園，和跑馬場中曾經常見一對古怪的男女，巴爾皮——所稱爲「還魂的愛人」的。真的，這一對人真使我們想像到降自超自然的愛域的魂魅。女的年紀還青，非常美麗，所以會給人這種印像的原故，大概是爲了她消瘦的身材，悽淡的面色，和她藍的明眸含著那種美的淡漠的神情；男的，那是爲他有幾分少年風彩，可是又十分憔悴——這在他乏力而微顫的步行裏可以看得出——和他仰著頭那種又懦弱又驕昂的態度。他雖毛髮已經稀微轉灰，却還頗漂亮，若不是

那一條黑帶蓋着他的右眼和右頰的上部。這條帶還沒有全掩沒了他臉上的半面的燒疤。這兩人手牽手地平坐著，聽著音樂，嘯吸著花香，眺望著天際；他們有他們愉快的絕境，從不與四周碌碌蠶蠶的羣衆混和。沒有人看見他們同過朋友；他們似乎也不要朋友，在他們那兒爲爾爾爲我的小宇宙裏就够快樂了。夜來時他們就不見了；很少人知道他們底藏休處。他們住在一所精緻的別墅內，緊靠著海灣的岸邊，正近著我底那所小屋。他們稱做婁端勒先生和太太。

我碰巧做了他們底隣居纔認識他們的。這年青女子肺很弱，兩人在洋台上密密地用過餐後，她就進去了，常常騰下她丈夫和我在一塊兒抽烟，或是默默地出神或是閒暇地談話，寬闊靜恬的光景引著我們底話頭。有一黃昏他述起他們底故事來——不會用我請求——那一黃昏，空氣特別溫和，夾著濃重的阿非立花香，海景亦特別沉靜——在

月光下像大塊鑄就的熟銅——使我們只想低聲地閒談，只想敘述或聽講些戀愛的故事。

「你一定已經猜到，」婁端勸對我說，「露茜和我兩人底過去裏曾有過一齣劇；一齣平凡的悲劇，假使我們只問到它的情節；但是問及它的原因和結果，那就奇異而少見的了。」

「我今年是三十二歲，我底妻二十六；我初見她時她只有十七歲。她同了母親和姊姊來住在巴黎。她們住在屋子的五層樓，我們就住在第一層。這三位女人平安的生活，突然被一個嬌養歹了的孩子所擊破，這是省中中等家庭裏常有的事。露茜有一種不可壓制的舞台迷。因為她長得秀麗動人，生性又剛愎自大，母親和姊姊對她是百依百順，所以她能叫她們決定遷居到巴黎。她們以爲巴黎底藝術空氣就可使露茜成爲藝術家，成爲明星。」

「這時候我剛從警法學校畢業。我底生命中只有讀書和家庭幸福兩件事。我是天生早慧，心地清純而又靈警怯弱的。我一見露茜就墮入了情網，從此以後，無論別的女人如何竭誠相致，於我都如無物；就到今天，我對一般女性的美還是極其冷淡，甚至於在眼前都沒有看見。

「女郎覺察出了我底情感，她立刻就開始叫我受苦。我千方百計在樓梯口候她從存藝學校歸來，當我們擦身相過的一霎裏，我底心發軟；幾乎連迎呼她的力量都沒了，她却故意裝做沒看見我；或是更狠心些，她設法叫她的學友送她回家，她那些平滑的黃臉皮的學友；一眼見我，她就緊握著他們底手腕做出種種親暱的態度。除此以外，她是冷若冰霜，牢不可破，無論對我對人，都是一樣的心硬。

「幸而我底戀情在露茜底母親和姊姊身上得着了兩個幫手。這兩

個人——她們惟一的希望就是她們掌珠底光榮和幸福——立時夢想到這件婚姻能使她立刻富貴，能使她得一位世家子弟做丈夫，而且他又如此爲她顛倒。你可以想見，爲了這件婚姻我和我底家庭起了多少次的衝突。問及女郎自己，她是絕對不答應的，假使不是她歷次的失敗——第一次就在存藝學校，其次是她初試身手的幾齣小劇——使得她壓惡武台，而引起她一種欲望，想拿出色的婚姻來一洗這許多失意和叫她底同伴們爲她低頭。

『我和家庭決裂了。我娶了露茜。她底母親和姊姊同我們一塊兒過活。直到這時，我所受的還不過是平常男人迷戀了狠心女子所受著的挫折和苦痛。到我和她結婚之後，那我纔是真正的受罪。露茜並非不許我近她；她還擺佈下更惡毒的計劃。當她近就我時，她却傲然地宣言她厭惡我底寵愛，她是不得已纔容忍的，她是爲了我的名譽和財

虛分上，賣身給我的。她講著這樣的話，我還不能不暗自承認她並無半句虛謊。在我妻底眼中，我就代表她前途事業的失敗和藝術光榮的消滅，我是她種種夢想破產的永存的活鐵證。

「她把欺詐的重壓，普遍地加諸了她底親人，而於我尤爲切骨生痛；因爲我愛她最深，所以她傷我底心亦最能切痛。我容忍了一切，她底冷淡，她底藐視，她底侮辱，只要她不拒絕我所迷戀的肉體；所費的代價愈醜惡，我愈覺得佔有它的可寶貴。我常自寬慰，我是戀著了一個例外的靈魂，這靈魂有變態的折拗，一味驕傲，惡毒，最愛叫人爲她苦惱。而這例外的靈魂我偏還崇拜，偏還想贏得她對我的欽敬。」

「我不必再一步步細述我底酷刑了。凡是丈夫底尊嚴與溫情所能忍受的我都忍受了。我就是這樣一個人，先生，有一天他的髮妻對他說：「我就要偷漢子去，並不是我愛了什麼旁人，不過就爲我恨你，

要辱沒辱沒你。」她真實行了。她私通了一個最鄙賤的人。但是我不要拋棄她；我還是戀著她。」

婁德勒住了口。現在天色已經很黑。在深沉的靜默中只聽得小浪的輕拍，和緊閉的窗縫裏透出來幽靜的琴聲。我底同伴聽了一回，面上現著無限的柔情，喃喃道：

「牧羊調！這就是她在奏琴。」

又靜默了一刻，他又接續講。

「我們結婚後一年，我底岳母就死了，我底大姨克萊孟斯還伴著我們。她是我惟一的安慰。沒有人比她更能了解我底苦痛了。可憐的姑娘，她底一生都爲我底妻做了甘心的犧牲。我們不用相對傾心就明白各人心裏悲傷的隱密。露茜闖破了最後的約束，跟著外遇他去的一天，只有克萊孟斯一人能阻止我自殺。」

『我還活著……我們，大姊和我獨守空爐，等於一對老伴，剛喪了她們惟一的血肉一樣。社會上即刻播揚我們是一對戀人。這是假的，這是瘋話——我還用辯麼？我們受創的靈魂對愛字已經關閉了。但是人們不了解，青年男女怎麼能相對揮淚而不及於亂。人言傳入了我們底耳朵，有人勸我們要改變我們曖昧的情形。我們不願，還撕守在一起。這樣我們至少還可以常談我們底露齒，那無謂的物議有甚麼相干？我們不是已經成了避世的人麼？』

『到這裏我所告訴你的那齣戲劇要開始了。這齣劇，我說過，本身是平凡得很；所以我可以簡略的一叙就够。露齒聽聞我成了她姊姊底戀人，竟起了害命的念頭。我不懂這女人既不愛我，淫奔他去，爲什麼又頓時會發生這般猛烈的嫉妬。我想她看見她所虐待的兩人居然還能互相安慰，使她非常惱恨。這時社會上發生了幾件駭人的情案，使錮

水成了時髦東西。有一晚，我和克萊孟斯從淒涼的散步後手挽手地回家。藏在屋角後的一個女子突然搶了出來，把一滿瓶的鎊水直向我們潑來，克鏘孟斯面部和胸部都燒壞了。次日她就在可怕的拘繫中死了；我只右半面著了鎊水，但是我底右眼瞎了，面上終生留了疤痕。

『你聽見過沒有，先生，有時瘋癲和癡病會因一跌，或頭部受劇烈的震動而好了？』

『在露茜底靈魂裏就起了如此突兀的變化。這個靈魂像繆牢命石旭底靈魂一樣，蘊含著罪惡，但是只蘊含著一件罪惡，只要這件罪惡一完成，它立刻原是一個平常矜憐而悲楚的人底靈魂了。一見我們跌倒，她隨即抱住我們底身體，痛哭，咒罵自己，絕望地苦喊救人。在牢監裏也要一刻不懈地看守纔能防止她自殺。我自經了，冤枉了她姊姊底清白，得把她釋出，後來反是她極意地侍奉我，苦著她自己底』

健康來救我底生命。

『這是幾年前的事，但是從此以後我夫人的還復的情意即沒有減損過一點。她底心動了矜憐和恩愛，她底身體也重新迎受我底撫寵。我還用再告訴你什麼呢，先生？我寬恕了已往的一切，我愛她，她愛我，盡在其中了。我毀了容，殘缺終身；親人十有八九和我斷絕了關係；從前的朋友雖不公然地相棄，也都可憐我，藐視我；醫生告訴我說我底命不會久長，有時我自己也覺得瘡處常常作痛。但是露茜是我底了；她終於身心都歸我所有了；我不懊悔，我為我的幸福所付的代價並不算太高。』

我底同伴停止了說話，雜聲都沒有了，壁裏燈火已熄，琴聲也不再作。只有海底神秘的浪聲破著岑寂。他一言不發，出神地幽思，眼看著穩靜，波顛的海，詩人常拿來比擬女人底靈魂的海。

對老夫婦

陸蒂 Pierre Loti 著

藁藁桑與噶噶桑是夫婦倆。他們都老了——這樣老，無論誰都認識他們；長崎城裏最老的老人也記不起曾經看見他們年青的時代。他們在街上行乞，藁藁桑是瞎子，拽著坐在背後木輪椅中的癱子噶噶桑。從前他們稱作哈藁桑與烏摩桑，（顏鶴先生與烏梅太太，）但是人們連這個也忘記了。在日語裏藁藁與噶噶是兩個最親暱的字，從小孩口中說出來就是『父親』與『母親』的意義。當然是爲了他們底高壽，人們纔這樣子稱呼他們的了；但是在這講究禮貌的國度中他們更在這兩個親暱的名稱之後加上一個『桑』字。這桑字是一個氣客字眼，

像先生和太太一樣的意義，（爸爸先生與媽媽太太。）就是最小的日本嬰孩對人也不會忘却這種有禮的稱呼。他們行乞的方法很知趣，小心。他們不纏著行人苦求，不過只一語不發地伸著手——可憐的手，皺得和人腊底手沒有兩樣。人們給他們些米，冷飯，魚頭，殘湯之類。像一般的日本女子一樣，嚙嚙柔身體極小，坐在車椅中幾乎縮得沒有了；她底下肢早已僵斃，乾老，捲曲起來許多年了；她底車子繫得不緊，在城裏一路穿行著，顛簸得十分厲害。他走得不很快，他可憐的丈夫；他非常小心，謹慎。她跽著指導他，他十分注意，激起耳朵聽著，像漂行的猶太人一樣，在他永久的黑漆世界裏走著路，肩上拖著皮帶，手裏執著竹竿敲著地辨別道路。

寺廟舉行香火會他們倆是必到的。在廟旁高大的柏樹蔭下，傍著一尊老石像的腳邊，他們早早地佔了一個位置，比最早的進香人還要

到得早；直到香場終了，總有許多人圍著他們。其中有年青的女郎，長著洋囡般的粉臉，和貓一樣的小眼，拽著高跟的木屐；有日本孩童，穿著長的大花塊衣服十分有趣，一羣羣手携手地來燒香；有美麗，憨笑的女子，梳著高大複雜的髮髻，到塔前來燒香，嬉笑；有留著長髮的鄉農，有和尚，有商人，各式各種的洋囡般的快樂的小人在還能看的囑囑桑和不能看的蒙蒙桑面前經過。無論誰都要慈和地看一看他們，或者有的還跑過來給他們一點兒東西，有時還對他們鞠躬，彷彿他們是有些體面的人一樣——他們是這樣的有名，這帝國裏的人民又備個這樣的和氣。

每逢這種日子，當天色晴和，溫風習習，遲暮底悲哀在他們衰疲的肢體裏暫時隱藏下的時候，他們也往往顯出了笑顏。囑囑桑受了四面笑語歡呼的刺激，也像來往的女子一樣地憨笑起來，玩著她舊劣的

紙扇，彷彿她對人生還有可戀的地方，對世間的娛樂還和旁人一樣地能感興趣。

但是等到夜色掩至，柏蔭下添了黑暗與寒冷的時候，寺廟的周圍與列著神怪的廊下，處處都充滿了宗教的神秘與恐怖，這一對老人又回復了他們自己的身世了。好像白天的困頓侵蝕著他們底內裏；他們底皺紋更深刻，池底皮膚更寬鬆了；他們底臉上只表著可駭的困苦與切近死的意義。

這時千百燈火在他們周圍的樹枝中燃着了，進香人還聚集在廟前的階上。浮囂而特異的歡樂聲從人叢裏發出來，充滿了山門與宇殿，與守衛神底猙獰和夜中無名的恐怖，恰成一個極顯的反映。香火一直燒到天曉。對天上的神仙似乎不復是一種虔敬的舉動，而是一種老大的欺蔑；但是這種欺蔑不含仇意，只覺得十分和洽，與說不出的可樂。

但是這都與老夫婦毫無影響，太陽落山之後便再沒有東西能鼓舞這一對殘餘的生物了。他們底形狀變爲醜惡，卷伏在一邊，像兩隻病的 Pariah（註）或老獼猴，僅存一息，躲在角裏吃他們討來的殘食。這時候也會有什麼深微而悠久的憂慮在煩擾著他們底心麼？不然他們底死色的面幕上爲什麼會表現出許多悲痛來呢？誰知道這兩個日本頭腦中旋迴著什麼思慮？或許是什麼都沒有罷。他們掙扎著只爲要求活；他們用短小的木箸進食，互相溫柔地勸讓著；他們互相擁抱著以防寒氣與露水侵入他們底骨裏去。他們互相愛護著，心中只存一個希望：明日還能活着，這個拽着那個底坐車，再到常遊的道上去遊行。在小小的車椅中，嘴嘴桑安放著他們全付的家具，盛飯的藍蓋破碟，盛菜的小杯，和一只紅紙燈籠。

嘴嘴桑的頭髮每星期由她底親愛的丈夫細心地梳理一次。她自己

底手腕舉不起來，不能挽她底日本髮髻，於是藁藁桑就得舉着代挽。戰顫，摸索，他撫摩着可憐的白頭，那頭也妖嬌地任人撥弄。她底頭髮很稀，在這個皺得像冬天的蘋果皮一樣的枯黃的頭皮上，藁藁桑原也沒甚麼大可以梳理的東西。但是他竟能將她底頭髮照日本的式樣盤挽起來了。她執着一面破鏡子，十分有趣地看着藁藁桑的動作。嘴裏還叫：『高一點，藁藁桑，』『往右些，』『往左些。』終了，等他將兩隻長針插住了髮尾，噙嘴桑立刻又像恢復了體面老太太的態度，儼然是上等女人底風姿了。

他們對淨身亦是很認真的，因為日本人都很講求清潔。

當他們每次淨身之後——這許多年中當然有過無數次；當他們梳裝完畢之後——死的切近未免叫這件事也一日比一日的減少樂趣——他們亦覺得清淨的涼水激起他們底精神麼？晨光的清鮮亦能給他們一

快麼？

呵，他們底困窮是怎樣地深重呀！每過一夜，醒來時，兩人便覺身體更衰老，精神更沮抑，四體更支離，可是還依舊的貪着生命；陽光下露着他們老朽的肢體，一個坐在車椅裏重作那無窮的行乞；依然是同樣的停休，同樣的木聲格格，同樣的顛簸，同樣的倦憊；行過那街道，城郊，溝渠，甚至於遙遠的村鄉，那裏林中的寺裏舉行着香火의 盛會。

這是一天的清早，在郊外十字路口，死突然擒任了囁囁桑。這是四月裏一個鮮明的清晨，陽光炫麗地照着，草色極其青青。九州島上的春天比我們家鄉的，來得早而且和暖，這時那邊田裏的生物已經燦爛可觀了。兩條大路在田中交錯着，四面都是禾苗在微風中飄搖，反映出無窮的光色。空中充滿着蚱蜢的歌聲，日本的蚱蜢叫得很響。這地

點有十多個墳墓沒在一株高大獨立的柏樹枝下的青草裏，旁有四方的石柱或豎在蓮座上的古舊的佛像。稻田的那邊，可以看見樹林，有些像我們家鄉橡木的樹林。但是這裏那裏常雜着白色或紅色的堆朶，這是正開花的山茶，還有隨風輕搖的竹葉。再遠去便是幢幢的山頭，像圓形的屋頂，襯着天色映作種種巧妙可喜的形狀。

就在這樣一片靜怡與草綠的中間，嚙嚙柔底坐椅停在那裏從此不再動了。鄉間的農人，男的女的，穿着闊袖子的深藍棉紗長袍——大概有二十個和善的日本小靈精——奔向那隻坐椅來，椅子上那垂斃的老婦正攀動着她枯老的兩臂。她是被橐橐柔拽着正向觀音寺去的道上突然受着的打擊。

這些好人兒受了同情心與好奇心的驅使，極力設法救這老婦。他們大都亦是上觀音寺，救苦救難的菩薩前進香去的。可憐的嚙嚙柔！

他們灌了她一點白酒，把香草磨擦她底腹部，用河裏的清水洗她底後項。囊囊桑沒了主意，輕輕地扶着她，畏怯地撫摩她，他的四肢悲痛地作戰，他醜惡的盲人的舉動妨礙着旁人的施救。

最後，有一個善心的女人取下她自己袖上的符咒，是和尙畫的最靈驗的符咒，捻做一粒一粒的小丸灌進了嚙嚙桑的喉裏。但是這都是白廢的苦心！因為她底時辰已經到了。不可見的死神就在他們前面，笑着這些善心的日本人，他的手裏牢牢地執着那老婦。

最後苦樂了一陣，嚙嚙桑就咽氣了。她張着嘴，身體倒在一邊，半身墜在椅外，兩臂垂着像是傀儡戲中的偶人做完了戲，一旁掛着的樣子。

這最後一場悲景發生的地點正在那隱陰的塚地前面，彷彿那老婦自己特地選擇的一樣。所以他們不讓耽擱，隨即雇了幾個過路的苦

力，趕快就掘起墳來。人人都很匆忙，因為都不願錯過了廟會，又不願丟下那可憐的老東西不埋——尤其因為看去天氣頗熱，而且已經有幾個醜惡的蒼蠅飛集攏來了。半點鐘內墳已經掘好。他們扛着老婦的兩肩，把她舉出車來，放進了土中，照生前一樣的坐着，兩腿仍舊盤曲着——像獵人們在林中常見的坐斃在樹根下的猴兒。藁囊桑神旨糊塗了，爭着要自己動手，處處妨碍着苦力們的手足，粗魯的苦力立刻把他推過一邊。他像小孩一樣地呻着，眼淚簌簌地流下來也沒有人注意。他還要摸一摸，要知道她底頭髮還得好好地梳過纔可以歸她永久的老穴；她底髻兒是不是整齊？在衆人將她掩埋之前，他還要把長簪替她插在髮上。

他們聽見樹葉中發出一聲輕微的嘆息，這是嚙嚙桑祖宗的靈魂來迎接她進陰影的國域去了。藁囊桑重新拽著那坐車出發行乞去，因為

行脚和背拽坐車已經成了他底習慣。他從此和她分手了，她，他多年的朋友，引導，他底智能，和視官；而今他只無意識地飄流著，成了一具悲哀的廢物，到天涯地角都是無可奈何的孤獨；再不會清理他底頭腦，在比先前更其漆黑的夜中畏怯地行動著，沒有目的沒有希望。這時星光下的草地裏四面的蚱蜢在銳利地鳴響；真的夜色漸漸向這盲目的老人包圍攏來，樹林的中間重新又發出白晝殮葬時同樣的嘆息。這是精靈們在細語。他們說：『別傷心了，囊囊桑。她現在已經進了那安怡的殭滅，這是我們所在的地方，而你不久也就要去的。她而今不老殘不衰弱了，因為她已經死了；看起來也不醜陋了，因為她已經藏在土中的樹根下了；也不再爲人所嫌惡，因為她已經化作了地中肥沃的物質。她底軀體將腐化了，濡入土裏；嗚嗚桑不久將重新生存在美麗的日本花木之中；如柏樹底枝杈，美麗的山茶，和瀟灑的竹枝。』

註
一種最下等的人，如流氓等。

還 家

菲伯立 Charles-Louis Philippe 著

他一直等到天黑。七點差一刻的光景，他纔跑去打門。一個聲音，他已經不能立即聽出是誰，在裏面答應——「進來。」不用摸索，他尋着了舊時的門門，把牠拔起，推開門進去了。

他底妻沒有吃驚。在他離家的四年中，每次聽到敲門的聲音，她總想，『或許是他回來了罷。』她膝頭放著一只湯盃，胸前抱着一塊大麪包；她正在分切麪包，預備和著湯吃；那時的動作是他所看熟了的。一語不發，她把湯盤和麪包放在椅上，低下頭，抓著護胸的布圍，蓋在自己底臉上。他不用看她底眼睛就知道她在哭泣了。

他坐下了，靠的椅子底背上，尋不出一句話來，只得眼望著別處。他真不知道怎樣纔好。

三個小孩在燈下圍著桌子。兩個小的，盧興和曼葦蓮，正頑著紙牌。他們只看見進來了一個人；一個平常的人，跑進門來，談一回小孩們所不關心的閒話。他們仍舊頑著紙牌。但是安杜納脫，那最大的一個，已經有十三歲，正忙著做功課，練習簿場開在她底面前；雖然他現在有了鬚鬚，她差不多立刻就認識了他。她叫起來，「呵！這是爸爸！」

她長得高多了。她還有著那許多淘氣的花樣，他從前最愛和她玩鬧，因為她常是敏於應對而且應對得十分有趣的。她不能繼續她底工作了。她站了起來，他是背向着她，她把雙手按在他底的肩上。他忍不住，回過頭來看她，她並不羞縮，她很高興地看一看他，說道，

『你已經許多時候沒有說我是你底愛情底果實了！』她底心中常常藏著這一句話。他們在一起安居著的時候，他常愛整天在旅館裏間混。他是操的蹄鐵匠的行業，倘使有主顧臨門的時候，他底妻只得趕忙差安杜納脫去找她底父親回來。每逢著看見女兒到酒鬼堆裏來找他的時候，他常回過身來，對他底酒朋友說，『這是我底女兒，先生，我底大女兒，我底愛情底果實！』這句話每次都叫她發惱。

他撫摩著她底頭髮，還不敢吻她。這時候，門推開了，又進來一個入。白浦滴士德彭對，一個木匠，走了進來，他底態度如此自在，爾爾孟疾不用人解釋就什麼都明白了。他站起來，和家中主人進來時客人站起來的樣子一樣，嘴裏說，『你看，是我。』白浦滴士德答道，『坐罷，』隨即又說道，『我也和你底妻一樣，常想着你要回來。』他們都是男子，男子是懂得人生的，所以他們就有得話說了。爾爾孟疾說

道：『你以為我又闖了什麼亂子了罷？』白浦滴士德彭對也解釋說：

『天呵，我底老朋友。我——我把老婆死了。』

『呀！她死啦，可憐的亞覃爾。』

『是的，死得快極啦。是得的肺膜炎，三天就死了。我現在沒有了獨居的習慣。她是個好女人，你底老婆。』

蘭爾孟痰答道：

『我呢，有什麼法想？拖了許多債，尋不着工做。我以為他們不要這個酒鬼在家裏。我出去尋工做了，我說——但是我應該寫信給她。』

『是的，過了三個月，她知道你把她拋下了。不過，誰都不能沒有錯處。』

他們靜了一回。他們誰都知道誰，這兩個人。他們是同一階級的

人，同在克萊蒙阜浪砲兵三十六團裏當過兵。蘭爾孟疾記起了這件事，說道，「我們在營裏時誰想得到有這樣的事。」

這就是蘭爾孟疾歸家的情形；這就是他所說的話。

淚珠兒不能永久不乾。女人放下了掩面的布圍，拿起湯盃和麵包到隔壁的廚下去了。安杜納脫覺得不了解屋裏是什麼一回事，也跟着母親去了。

只留下兩個男子，面對着面；蘭爾孟疾說道：「我覺得我還是不回來的好。」

白浦滴士德彭對答道，「不過，無論如何，你應該知道你底老婆和兒女有了什麼動情呵。」

他們待他很和氣，當他坐在椅上局促不安地似乎急於想走，彷彿一個人到人家沒有久留的理由一樣。白浦滴士德彭對他說：

「你在這裏吃了飯去罷？」

他應承了，因為除此之外也別無可做的事情。他不上旅館去，那裏人太多。他底妻亞萊克藏特娜回復了幾分舊情，聽著白浦滴士德說留，心中正和他同一意見。她把頭探出廚門，並不是發表什麼話說，不過是報告家裏只贖了一點兒湯和酪糕，怕不很够了。白浦滴士德是一個好人。他揚言他們應該去買點豬肉，再買一瓶酒。蘭爾孟茨不願落後，即時拿出了二十個蘇。他定要付他自己的酒錢，說否則就拿去買糖果給小孩吃。然後他又客氣一句：

「我叫你們拋費了。」

小孩們一聽見有客人在家裏吃飯立刻就拾收了他們底牌戲。他們很高興，要來安排飯桌。亞萊克藏特娜取出一張台布蓋在桌上。蘭爾孟茨說不用了，但她說，「不，我要這樣，有人來我都一樣地用牠。」

當她拿回來一小塊大腿，幾兩豬肉，兩瓶和幾塊燒餅之後，他們就開始晚餐。蘭爾孟疾肚裏很餓。他毫不客氣地實說了，他底寥寥數語就引起了談話。

他們問他怎樣過活著，在那裏睡覺，在那裏吃飯。真的，他還沒有告訴他們他是剛從巴黎來的。他在旅館裏住宿，在飯館裏吃飯。最困難的是尋人替他補衣服。他在京城裏做工，照巴黎人叫城郊的叫法。他解釋給他們聽京城是什麼東西。白浦滴士德說道：

「是的，那兒他們什麼東西都做。」

他們飽餐了一頓。賴格望老頭兒不再做豬肉生意，但是他兒子賣的肉也很不差。兩瓶酒都喝乾。假使亞萊克藏特娜不申明她不渴，幾乎要沒酒做酪糕了。他們只忘了一樣東西——雪茄，但是蘭爾孟疾又摸出他底錢袋，給安杜納脫十個蘇，說，「那，我底女兒，替我們買

爾艾雪茄。』她是三個可愛的孩子。她不但願意去買糖，並且還要同她底父親一塊兒去；她要同他去鎮上走走。她底母親少不得對她說：『去罷，不要叫著你底父親，小心別告訴教區吏說他在這裏。不要人知道他在這裏。』

再過一回小孩們就寢的時候，發生了一番頗悽惻的景象。兩個小的並無困難，在飯台上他們就早睡著了。蘭爾孟茨每人給他們兩個蘇，但是他們不說。『謝謝你，爸爸。』而說，『謝謝你，先生。』等到安杜納脫去睡覺的時候，她一把抱緊了她底父親。好像她一直守著靜默，專預備留著氣力到現在來分外哭個劇烈似的。『我不要他去，我不要他去。』她死命抱著他底頸子。她底母親說，『看，你把他弄痛了。』

當此他們不得已，只能用強力把她拉開，允許不放他走。蘭爾孟茨哭

著，亞萊克藏特娜和白浦滴士德也伴著他哭。當她去睡之後，白浦滴士德說道，你看見這孩子了，再也找不出比她好的了。我常恨她不是我自己底女兒。」

孩子們睡了之後，大人也個個打呵起來；時候已經很晚。雪茄都已吸完。既沒一滴酒兒可喝，他們就無事可做了。蘭爾孟疾知道自己應該如何纔是。他說，「好，我想我該走了。」

他們不再留他，只問他是怎麼來的。他是乘車來的。他還告訴他們來時會帶着行李，因為起初他原想住下不走的。他底妻說：

「天呵，你原就不應該去。你希望怎麼樣？我總得有個一定過活的道理，不能儘是結婚又離婚呵。不過，這樣也好。」

十一點鐘有一班車。車站距離有六千米突遠，火車不等人，遲了是不行的。他走之前，白浦滴士德，當這種時候我們把所有隱說的話

都合併在一起，說道：

『你看我們底情形怎樣？我底家具都在這裏了。比你那時候多了一張床。』

他給他看屋裏的佈置。房東把房子修改了幾處。他同他到孩子們底房裏。牆上都糊了紙；煙囪，從前常常冒煙，已經塞殺了。孩子們熟睡著。蘭爾孟疾不敢去叻他們，怕打擾他們底好睡。他說道，『我看你們的確很舒服。』

他分別之前吻一吻亞萊克藏特娜，當白浦滴士德伸出他底手來的時候，他說道。『來，老夥計，讓我們也接一個吻。』

歐美名家小說叢刊

薄命女

都介湮夫著
張友松譯

實價五角

曼殊斐爾小說集

徐志摩譯

實價七角

三年

契訶夫著
張友松譯

實價五角半

處女的心

果爾蒙著
蓬子譯

實價八角

法國名家小說傑作集

卷上
鮑文蔚譯

實價七角

契訶夫短篇小說集上

張友松譯

實價四角半

契訶夫短篇小說集下

張友松譯

印刷中

顯克微支短篇小說集

魯彥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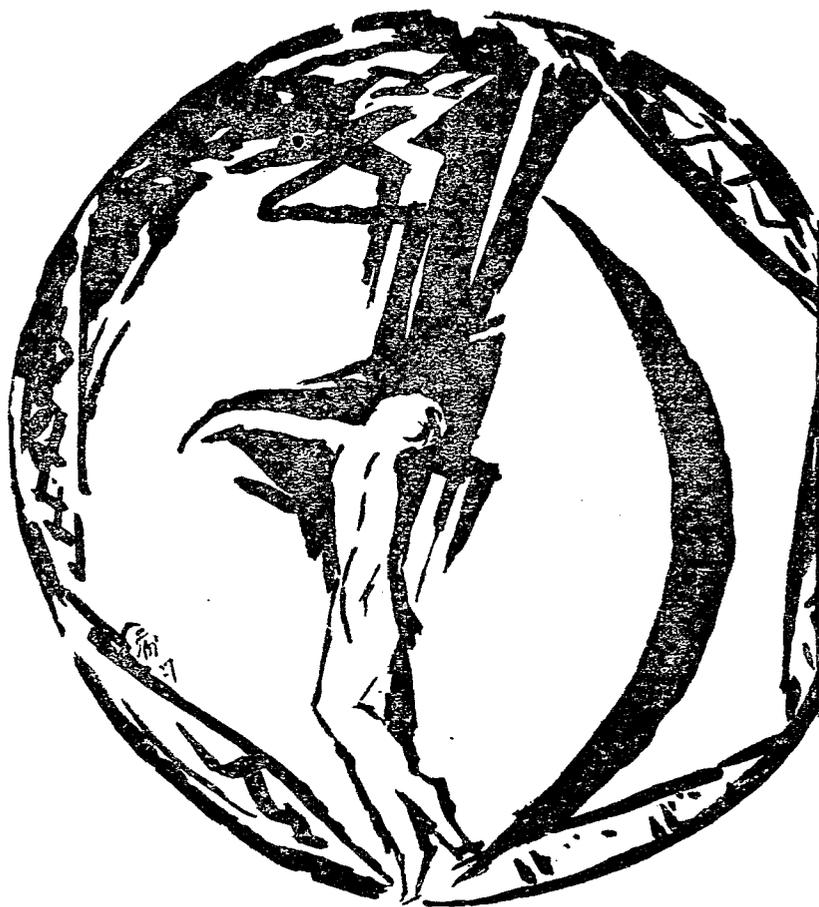
印刷中

我的旅伴

高果爾著
朱溪譯

印刷中







一九二七年五月初版

實價七角

譯者 鮑文蔚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北京東皇城根

上海四馬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